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

二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二)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公羊義疏十四

桓八年

盡十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臘烝蓋以十二月己烝正月又烝爲
烝也何注公羊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常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二

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
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麻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非卯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

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

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繁露四祭云故春曰祠又深
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非卯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非卯禮王制說庶人

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又云韭以卯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非卯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
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爲爾爾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
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
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爾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羣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說文
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
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秋嘗者彼鄭注云春禘者夏股禮也周以禘爲股祭更名春祭曰祠繁露四祭云古

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執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為人子之道也。又祭義鄭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虛韻爲也。訓

夏曰禘。〔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禘。故曰禘。〔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夏祭也。釋文。禘。本又作禘。爾雅釋天。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禘夏享先王。繁露深祭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禘。○注。薦尚麥魚。○王制云。夏薦麥。麥以魚。繁露四祭云。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又祭義云。夏上尊實尊實麩也。夏之所受初也。十行本魚作苗。閩本監本毛本魚。校勘記云。苗字誤。當从魚。穀梁注。夏祭曰禘。薦尚麥魚。○注。麥始至曰禘。○閩本監本毛本脫麥字。依宋本補正。校勘記云。穀梁疏引同。今本無麥字者。誤脫也。段云。此上禘字當作禘。以禘訓禘。同音詁訓法也。禘亦作禘。爾雅郭注。新菜可禘。禮疏引孫注。禘者。新菜可禘。白虎通云。夏曰禘者。麥熟進之。義皆同。繁露祭義云。夏約。故曰禘。貴所初也。

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疏〕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周禮大宗伯云。以嘗秋享先王。繁露深祭名號。四祭篇並云。秋曰嘗。○注。薦尚黍肫。○王制云。秋薦黍。黍以豚。繁露四祭云。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祭義云。秋上枋實。枋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說文無肫字。穀梁注亦云。秋祭曰嘗。薦尚黍肫。釋文。肫。本又作豚。爾雅釋蟲注。肫。豚也。釋文。本又作肫。或作狔。詩閟宮傳。毛魚。豚也。釋文。字又作狔。晉書音義下。狔。亦豚字。曹憲廣雅注。世人作狔。或作狔。或肫。並失之。蓋皆通也。○注。嘗者。至曰嘗。○爾雅郭注云。嘗新穀。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禮疏引白虎通云。嘗者。嘗新穀。熟而嘗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此何先辭所本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暫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獸。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

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禮檀弓注云。嘗。猶試也。事未全行。先暫試之。故曰嘗。亦如飲食未能大獸。先口嘗之。亦曰嘗也。禮記少儀

云未嘗不食新。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若月令凡食新者皆曰嘗。蓋散文通也。是以說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亦謂先以口試之。廣雅釋詁亦云嘗試也。皆有先義。惟月令以雞嘗黍非食新。故鄭注云此嘗雖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云黍先熟者管子輕重篇以夏日辛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配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蓋黍之下種在穠梁之後。其收也在穠梁之先。故黍之播種也。于小滿芒種夏小正曰五月種黍。其收也在立秋白露。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所薦黍也。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也。熟當作執。

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般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疏〕爾雅釋天云冬

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注薦尚稻雁。○王制云冬薦稻。又云稻宜雁。繁露四祭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木。鄂本作鷹。王氏念孫曰此鷹謂鷓。非謂鷹也。鄂魚豚鷹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鷹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薦尚稻鷹。○注烝衆至曰烝。○御覽引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所成者衆。繁露祭義云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

於進。何氏本之董生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非卵。夏薦多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上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引譙周禮祭集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祭畢。按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然則鄭氏亦以羔豚而祭為薦新之祭。其高堂氏所本與。所謂無牲者。亦非盡無牲意。謂不備三牲耳。故月令以薦嘗麥。以犬嘗稻。雖薦新亦用芻。犬諸品也。故舊疏引中霽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奠。明亦用牲也。其宗廟之薦。以新物為主。緣孝子感物思親。不同常祭。故繁露四祭云。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黍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齊戒沐浴。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王制疏云。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冬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左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董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蒸。夏五月丁丑。蒸。書者。左氏見其義。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十一年齊歸甕。十五年喪終。

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薦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今按何氏下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之月，似何氏以薦與祭一時行之，因時而祭，卽薦新皆在孟月也。失禮，故書月日以示譏歎。○注天子至再薦。○禮記王制云：天子饋禘祫禘，祫嘗禘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注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爲祫，以禘爲殷祭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然則天子時祭四，諸侯時祭三，周制雖非羣后四朝，然諸侯自有朝天子禮，亦宜廢一時祭，故三祭也。因祭而薦，故四祭者四薦，三祭者三薦也。王制又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明薦或不祭，祭無不薦，再祭再薦，降殺之差也。鄭注又云：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彼疏意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此無地之士，宜賤降，故用特豚，不用成牲也。大夫以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者祭用少牢，則無地者薦則用羔也。按鄭云以上則包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羔豚皆不得云牲，故何氏云：無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戶于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戶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膾，燂于爐炭，洗肝於甕，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戶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戶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按祭於室，謂灌時及饋食禮也。祭於堂，謂朝踐禮也。故郊特牲又云：直祭祝于主。注：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室內而堂外，亦有幽明之別故也。郊特牲又云：索祭祝于祫，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祫，尙曰求諸遠者，與祫之爲言，儻也。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祫，彼疏云：祫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祭視于祫。注：祫，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祫，卽上云：祫之于東方。注云：祫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云：索祭于祫，當是正祭之日矣。禮記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祫于外。注：祫，明日釋祭也。謂之祫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戶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皆博求之意也。故下又云：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云：不知神之所在是也。尙者，庶幾之辭，尙曰求諸遠，言於遠處。

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書禮亦然。按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節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裸獻之禮，自饋孰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裸神，次薦腥，次薦孰，故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爲一節。大夫止肆饋食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也。祭祀用食道變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陰，周人先求諸陰，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按彼上云：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明也。又云：周人尙臭，灌用鬯，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蕭，蕭合糶，鄭注先灌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蕭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賈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尙氣而尙聲，未殺牲而先動樂以求神，以鬼神在天地間，先用樂之音聲號呼，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注禮天至特豕。○禮禮器云：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耐用太牢，檢禮本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太牢，故此文云：大夫太牢而祭，謂之禮，正也。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太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亦用此義，大戴禮曾子天圓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盧注：天子之大夫亦太牢，天子之士亦少牢。孔氏廣森補注云：太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國語曰：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是則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天子之士祭如大夫明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周禮

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知太牢三牲具。少牢止羊豕也。經義述聞云。孔說非也。天官注。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章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特牲。何得尙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豕字。公羊注。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士特豕。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太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不脫也。曰饋食。曰字亦衍。蓋因上文兩曰字衍也。特豕饋食四字連讀。按王說是也。王氏引此注。又解卿大夫曰。卿大夫上常有天子之三字。盧注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也。是也。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特牲禮性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性亦特豕。而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性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罔。記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與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卽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無疑。又上處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按萬氏不信賈疏。分別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之說。故如此議。夫命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既殊。則禮亦宜異。何疑之有。胡氏培壘儀禮正義。反以萬說爲是。僞矣。○注天子至索牛。○校勘記云。握。監本。毛本同作攬。誤也。鄂本作握。儀禮經傳通解。穀梁疏。引作握。當據正。闕本搔字。剋改。蓋本作握。後反據誤本。改按如是。搔字釋文宜爲作音。知陸本亦作握字矣。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齒。栗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鄭注。握。謂長不出膚。疏。鄭注。投壘禮云。四指曰扶。扶卽膚也。此注止述宗廟禮。故角宜握也。諸侯降一等。故以天子待賓客者。事宗廟。故角尺。索牛者。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以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又云。犧祭牲。必於是取之。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也。大夫以下卑。無滌養之儀。祭時則求諸牲。但擇其中犧者耳。九經古義云。襄元年左氏傳。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簡擇好者。周禮牛人。祭祀共求牛。求牛猶索牛也。按國語楚語云。觀射父曰。大

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少者夫豕不過十日則大夫
豕牛亦當如天子諸侯之夫豕宜十日上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注〕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疏〕

通義云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

常年故隨事皆書穀梁云視迎恆事不志似製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
事事鑿求其說隱二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
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昏姻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
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爾雅釋言云婁曠亟也郭注亟亦數也是也○注屬十至烝也○舊疏云烝者
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
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
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譏亟非再譏也知不然者果如孔義則春烝正爲得禮傳何爲譏之正月烝五月復烝傳於五月發
譏亟之傳亦足以明矣何爲預於正月得禮之祭譏之明十二月烝祭甫行今正月又烝五月復烝皆爲烝祭故傳兩譏之傳自
爲義也十二月烝常祭得禮故不見何必又設一卜不吉之法以遷就已說○注不異至之物○所薦毛本作所屬誤依十行本
鄭本正舊疏云烝者冬祭名今宜易名而猶言烝故
說之按春夏既不及冬物衆多蓋當時第取烝名與
亟則黷黷則不敬〔注〕黷溲黷也〔疏〕

注黷溲黷也○文選

注引國語賈注云黷溲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黷溲也太元元登吉凶交瀆注瀆泄也禮記表記云再三瀆注瀆之言麤也廣雅釋
言黷狎也禮記少儀毋瀆神注瀆謂數而不敬皆與溲黷義近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數煩皆溲黷之義也繁露

祭義云：尊天、美意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注〕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故將祭，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

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

至也。〔疏〕

注：君子至敬享。祭義文。鄭注云：享，猶祭也。饗也。君子緣生以事死，故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享也。○注：故將至百官。○亦是祭義文。今祭義繕作設。鄭注云：脩設謂掃除及黜壘，亦即繕義。按作繕是也。說文系部：繕，補也。詩鄭

風箋云：繕之言善也。左傳：僖十五年注：繕，治也。與脩義合。彼文宮室既脩三語，承孝子將祭文下。下文云：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備亦具也。注：百官，助主人進之是也。上答子贛問，亦有此二語。注言祭事既備，使百官既備，使百官助已祭也。○注：散齊至三日。○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即致齊也。故祭統云：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注：定者，定其志義也。又云：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明祭必夫婦親之也。舊疏云：致齊者，即鄭氏云：致之言至，致謂深也。蓄也。之屬是也。○注：夫婦至盛服。○亦祭義文。坊本禮記脫盛服二字。禮記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又中庸云：齊明盛服，盛服者，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之屬是也。○注：君牽至夫人。○亦祭義文。祭義酒作盎，無親字。鄭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

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熊氏說同。皇氏疑此奠盞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盞為洗牲。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宜為孔氏所駁也。按。鄭以為禘祭者。以有司徹記上大夫備尸禮云。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與此君獻尸。夫人薦豆。合大夫備尸。即天子諸侯大夫之經祭故也。按。正祭君牽牲時。夫人設盞尊。至君制祭獻尸後。夫人酌盞以獻尸。亦無不可。故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沈水。君執鸞刀。蓋嚙。夫人薦豆。亦序執盞在牽牲後。祭義。祭統皆科舉君夫人之禮。不必拘九獻之次。故以為正祭亦無妨。何氏義當然也。○注。洞洞至失之。○亦祭義文。席雅釋訓云。洞洞。屬屬也。下又云。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所以狀敬慎也。即嚴威儼恪之義也。○注。濟濟至之也。○亦祭義文。彼云。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是何鄭所見本之異。鄭云。勿勿。猶勉勉。愨愨之貌。○注文王至至也。○亦祭義文。彼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孝子之至也。為注者語說苑修文云。聖主將祭。必繫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偶憫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歸皆取法則焉。疏則怠。怠則忘。〔注〕怠懈。〔疏〕祭義云。祭不欲

忘。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注意懈。○鄂本作怠懈。釋文作怠懈。國語晉語喜亂必怠。章注意懈也。左傳文十五年云。君弱不可以怠。注意懈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

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

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

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類。

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寔亦猶此意。○注禮本至上制。○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
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禮亦有士相見禮。故儀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爲
士制。其大夫以上蓋夏殷以後日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
之子猶士也。天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舊疏云即士喪
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爲其違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
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義傳作卜陳惟若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許公復奉
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
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
寒之謂。謂悽愴及悽愴皆爲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
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
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是也。○注祭必至月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天子以下至上。祭以首
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禘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
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葛至美服。○閩水監本毛本製作御。十行本鄂本作製。當據改。釋文作御。下篇衣部裘皮
安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是裘葛爲衣之美者也。故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
陳設冬夏。屨亦皮葛並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
肅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語爲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性饋食注云士服
職饗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簞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

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公事不得及時祭時也。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爲士爲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視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喉聲，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祭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祭。祭之爲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

注家采至仲也。禮

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歲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詩，不宜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按春秋之例，上大夫稱伯仲之字，五十之字也。卽隱元年祭伯，隱九年南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繁官氏且字，上四年宰渠伯糾是也。此家父中大夫例，稱二十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表云：家且字，父者醜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按孔本鄭氏爲說，而以稱字者爲上大夫，稱伯仲者爲中大夫，故以此稱字者爲下大夫，而以詩文證之，則父子不應同字，其采邑則其世守，不嫌於同，故知爲采地也。穀梁范注亦以家爲氏。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疏〕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讀祀也。志不敬也。然則穀梁亦以正月烝爲十二月烝。春夏又再烝。故上傳云。烝冬事

也。春與之。志不時也。何氏謂與上祀同爲亟。蓋自冬至夏凡三烝也。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

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汜血尤深〔疏〕

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悔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隨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

注周之至象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迪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汜。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鄒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卽此注之汜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疏〕

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舊疏引春秋說

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昏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攷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尙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苑臣術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注采者至稱爵○舊疏云卽祭周公是也若然祭周公官爵適等而僖九年公會宰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故加宰仍非

常稱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與此是否一人不可考。彼稱伯猶爲上大夫，此蓋居三公職也。孔氏廣森謂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

何以不稱

使〔注〕据宰周公稱使〔疏〕

注据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

婚禮不稱主人〔注〕時王

者有母也〔疏〕

注時王者有母。○隱二年傳云：宋公使公孫齋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緌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

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曰虢晉鄭使之，逆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上也。

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造也。

專事之辭〔疏〕

書康王之誥序：遂諸諸侯。孔傳：因事曰遂。儀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瓛易

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下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故有專事之義。祭公之來，本爲成婚于紀，來後適紀，似若造事，故曰遂。

大夫無遂事，此其

言遂何〔注〕据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

注据待至夫也。○十行本：發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

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者是也。引之者，證大夫不敢專事，遂有專事之義，故据以難。成

使乎我也〔注〕以上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

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縱令因使過魯，自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

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見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令與夫家爲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魯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之父母。據父母之家爲文。故於歸申父母之尊也。○注以上至于我。○言若有事。或朝或聘。當書如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屬矣。既言遂。亦非如隱元年祭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爲遂。成使於我。

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

用是往逆矣〔注〕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

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

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義亦同。○

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筮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下之母。不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即往迎。簡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其遂逆

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
疏從公羊。此蓋兼譏王不親迎。故謂其不重妃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爲奔。聘正妻而賤從之。
或買妾焉。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與逆婢妾等也。○注不言至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不錄。言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疏〕

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卽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上三年。公子

命紀女爲后。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
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按穀梁傳云。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後漢桓靈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
于紀。在塗則稱后。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養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
尊爲王后。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尊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
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曰
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疏〕

上傳云。其辭成矣。明已成王后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由紀言
之之詞也。○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

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聲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正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應人臣之義。父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成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母，宜從子禮。邢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尊，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卽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良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觀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袁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尙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云：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申父母之尊，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傳之意，似正體敵君者不

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同公羊。駁禮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故君亦不得以尊降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共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疏〕注以季姜言歸。○

謂嫁曰歸。季姜所歸。故知爲天子所居。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

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

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

迎之禮。〔疏〕

白虎通京師云。京師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行。經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按詩文王云。禩將于京。傳京大也。方音

京。大也。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市部云。師。从市。从自。自。四市衆意也。易。衆傳曰。師衆也。故書。變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亦取善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政焉。○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日不能見。其隱者耳。不

畿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境內，而後及外侯，所謂自近始也。○注：即春至國也。○成十五年傳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此以春秋內魯喻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魯。若周公制禮，內京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卽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闕與婚事，明魯爲媒矣。王者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卽不爲媒，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其所經，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穀梁釋文，射，舉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疏〕隱十一年，滕侯辭侯來朝，是也。彼傳亦云：諸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師解云爾，故此弟子執而難之。

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

据臣子一例當言聘。〔疏〕注据臣至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一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

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 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

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

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

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唐石經。鄂本。十行本。國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行在字。○注在齊至光也。○襄九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

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云云。伐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驕逸。處于諸侯之上。抑言同圍齊是也。傳殷爲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譏耳。○注時曹至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纒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幣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左傳。二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者。以皮幣纒子男。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彼傳又云。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威。憂必讎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胥官。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哀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注云。必如所言。父有老邁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劉氏逢祿評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也。○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讓世子位序諸侯之上。明亦合讓。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讓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孝甚。○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卽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卒。而忍去左右。僣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魯世之爲人子者。按射姑來朝。親奉父命。原非大惡。

春秋因其可責而責之故書以惡其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

正月無庚申厥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弑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

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

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

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聞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薨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月者正以敬老重恩故也通義云曹與鄭

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尊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讒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仇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謂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讒之也春秋敬老者上四年齊伯糾莊二十五年齊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視他爲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

杜云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丘高可數仞卽桃丘也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

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
歷安民山北又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

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其辭則不當言弗遇舊疏云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卒言弗遇是未見之辭故執不知問

公不

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

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

通義云以弗遇

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鄰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箭于郟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廣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之詞解詁箋云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俱會者衛非穀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子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卽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申言傳義當同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遇之詞諱文不見傳言公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明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丘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

於歷十二月廿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

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據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齊命矣齊侯親臨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入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

檀弓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我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

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郕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郕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吾近邑則

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

也〔疏〕

注據齊至地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是偏戰不言戰也下十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即此

亦近不舉地也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

說可知〔疏〕

校勘記云圖唐石經鄭本以下同疏本圖作國云國讀如圖考諸古本皆作國字而舊解以國爲圍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此釋傳之近乎圖明雖非圍而實圍也通義云近幾也師迫都城幾

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僉云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疆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耶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耶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詞不幾覆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廢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國。恐發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國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耶地近乎國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卽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知作國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字。亦國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國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

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
通義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據十至敗績。○卽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偏一至相詐。○左傳閔二年云。衣身之偏。杜

云。偏半也。呂覽士容篇。則室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蓋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意。傷害尤多。故春秋惡之也。

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

勦力拒之。〔疏〕
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

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已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彼以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行本。國本。監本。毛本。勦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勦力字多作勦。十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勦。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卽兼穀梁義矣。

公羊義疏十五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

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為魯懼危錄之〔疏〕

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

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注文則此別為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即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稱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

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為癸未包氏慎言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

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

〔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驩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又僖九年晉侯嬴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

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為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疏〕

大事表云：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高氏曰：人但知長垣近衛，鄭不能有，因不取杜說，而括地志遂以管城之祭為祭仲邑，或又疑為周祭伯之采地，鄭并之以封祭仲，非也。

祭伯，祭仲同，見於隱元年。至莊二十三年，尚有祭叔來聘，鄭安得取以封仲乎？列國錯壤甚多，祭仲省留，取道於宋，而被執，則留亦錯入宋境矣。長垣之旁有滑，鄭衛同爭之，然則長垣固亦鄭衛相接之地耳。今長垣縣屬北直大名府，南至開封府蘭陽縣九

里。十

祭仲者何，鄭相也〔注〕不言大夫者，欲見持國重〔疏〕

唐石經作鄭之相也，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校勘記云：嚴氏杰云：大司徒疏引亦無之字，荀

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與。○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

何以不名，賢也〔疏〕

惠氏

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為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為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為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為字，杜反以足為字，以仲為名，僕莫其焉。范亦為杜說所誤。

何賢乎祭仲〔注〕据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

注据身至防難，○身執君出，事在下，左氏家杜預等以為祭仲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即何氏

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

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

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其平實以無私。〔疏〕後

漢

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鈐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厯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鈐。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秤。衡也。稱。卽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鈐。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逐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功。除逐君之罪。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貴仲者。故決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禮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鈐。衡也。是鈐。衡卽稱。衡爲錘。錘之輕重。視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鈐。衡輕重。全視乎錘。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厯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厯志又云。度量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量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

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俞，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俞，以非水準其概，合俞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錘實故也。

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疏〕

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

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儻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郟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地志：孟注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此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曠應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擊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郟二君，憎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擊，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擊先寄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接壤，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塗出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也。尙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公羊古義云：桓公寄擊與賄於虢郟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常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郟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考而驟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簠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周人

有留子嗟。留子國。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此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留君。或是指東周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先鄭伯

有善于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疏〕

校勘記云。鄭。唐石經。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鄭誤鄭。按釋文。鄭古外反。此于並上于留。皆當作於。下同。檢詩譜

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鄭者處其地焉。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詩疏引世本云。會人卽檜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鄭公者。鄭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鄭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鄭。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鄭夫人。鄭語史伯曰。子男之國。檜鄭爲大。檜叔恃勢。鄭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幣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氏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鄭公者。桓公事。取其國。當武公時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蘽。蕪蕪而共處之。當卽寄幣時事。水經清水篇。又東過鄭縣南。鄭水從西來注之。鄭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以克鄭爲鄭桓公事。與鄭說異。

而遷鄭焉。〔注〕遷鄭都于郟也。

〔疏〕

注。遷鄭都于郟。詩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鄭于檜。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頰之間。爲鄭子。按漢書地理

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虢國也。虢在今滎陽。杜預曰。檜城在密縣東北。鄭居郟城。故得有溱洧。鄭語所謂土。若醜而食溱洧是也。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臯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制。廣邑也。檜叔死焉。是制本檜邑。後并爲郟。有新鄭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檜鄭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鄭。東鄭。古郟國之地。然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郟者。謂遷都於郟地耳。非必於郟都也。故傳二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稱公子。殺於郟城之下。詩疏引服虔注。郟城。古郟國之墟。杜注。鄭在滎陽

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矣。若然，鄆語謂在祝融之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鄆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穎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士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鄆果獻十邑者，蓋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及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鞏榆，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榆卽管叔鮮之故封。左傳有榆城管城，榆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蓋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變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河伊之閒，其君驕貪齷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鄆之君，非外傳鄆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鄆。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鄆君以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嬪，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鄆人。鄆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鄆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

而野留〔注〕野，鄙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

〔疏〕

注野鄙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鄭注：鄙，所居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野作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彼疏云：野鄙不同者，鄭所見傳異也。武氏僊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野留另爲句，周禮

大司徒注引遷鄭焉而鄙留。又以遷鄭焉屬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音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駟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韻。鄙。邊鄙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武于己。杜云。鄙。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夫始于都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鄭地。故以留爲邊邑。馬通義云。留。周東都圻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是也。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酈與賄於虢。叔鄭仲之國。鄭仲念侈。舍賄取同姓女。叔姪爲夫人。武公因緣寄祭。故得通焉。國語晉鄭之亡。由叔姪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虢。鄭并取鄭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鄙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按孔氏亦誤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鄙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被執。則不致成突忽之篡亂。故著以爲戒。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

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

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

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

注突宋外甥。○鄭世

家。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取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史記注引賈注云。雍氏。黃帝之孫。媾姓之後。爲宋大夫。杜云。以女妻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甥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鄭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

仲死而忽旋為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

也〔疏〕

注祭仲至弱甚。○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未言爾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

其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忽為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為宋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弑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為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為大也。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

亡〔疏〕

通義云：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

少遼緩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

行於臣下，遼假緩之〔疏〕

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危部，遼，遠也。楚詞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遼，貌。緩之，謂寬之時，日以遠緩之也。注云：遼假緩之者，假與遼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假。

是也。遼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三年左傳云：宋多賈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為龍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下事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

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通義云，故

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突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譚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譚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卽死，女能固納公平，秦築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驚，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疏〕

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

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譚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醉也。見上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按：王說較舊義直捷，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

〔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不然則亡，故雖被惡名，猶愈於國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闕本監本毛本作稱，誤。依郭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

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

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後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

鄭之權是也〔疏〕

繁露竹林云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廢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舊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啓篡弑之路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按孟子離婁篇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事有緩急理有重輕君臣之義人之大紀國之存亡宗社所繫去緩就急舍輕全重所以為權也○注古人至是也○釋文大音泰閩本監本毛本改太甲非後各本作后依鄂本正舊疏云出書序按史記股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還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還作太甲訓三篇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權者伊尹伊尹廢君犯不韙之名卒以存殷與祭仲之逐君存鄭其行權正相類也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

孟子離婁篇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即董子

所謂前枉後義謂之中權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可與立經也可與權則反於經而有善也通義云其始為之若反乎

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毛氏奇論論語稽求篇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反經之語。實始於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齊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又云。淮南子曰。溺則掉父。視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掉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視時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授于大國也。許小而違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且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

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

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絜粢鼎。注。施猶善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露下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注〕身蒙遂君之惡。以存鄭是

也。〔疏〕注身蒙遂是也。〔疏〕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遂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已納突不害忽是也。〔疏〕

注已納突是也。〔里克納惠公弒奚齊。卓子。密喜納獻公弒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

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魯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

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

〔疏〕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

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馮衍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保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蓋祭仲死。則徒死。無救於忽與鄭。苟免求生。乃能生忽存鄭。非徒殺人以自生。亡人自存者比也。包氏慎言云。祭仲之事。公羊言之矣。曰。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省留。爲宋人所執。非有辱國之罪。仲不宜死。宋執仲而脅仲以廢立。仲宜效死。然宋大於鄭。忽又弱主。內無所倚。仲死而無解於鄭之亡。無救於忽之死。故甯蒙不避之名。順宋而挈突以歸。突歸忽出。而忽猶可以生。突挈於仲。仲能立之。亦能廢之。則忽可以故反。忽之得歸而反。正仲之智爲之也。子摔父髮當誅。父溺而子摔其髮。餓頃之變。存亡繫焉。避誅而陷父於死。非子也。仲之出忽。子摔父髮之說也。君子無誅焉。仲無足取。而其機變之深。能使天日再明。足以爲凡世處危急者法。後世遇祭仲之變者。能如祭仲之所爲則生。不能如祭仲之所爲則死。聖人豈輕以許人哉。身之存亡不足繫。君國之存亡。而偷生以從逆者。祭仲之罪人也。蜀漢姜維有祭仲之志。事幾成而敗。君子悲焉。通義云。權之所設。良以事有歧趨。道或兩望。利害資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辰踐阼。陷厲上之嫌。殺管叔。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罪。

也。易所謂巽以行權也。然而嫂不溺，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己存己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者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詞從宋，以生忽存鄭爲近於知權耳。仲後遂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釁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貴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恆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闕義。按孔包所論，申明剗切，傳之所以反覆道此者，益見其義，死亡不施於己，非徒然也。○注宋不至執也。○十行本立作之，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依鄂本正，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不稱爵，故知非伯討。魯立篡當誅故也。舊疏云：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墮嫡立庶。○注祭仲至留耳。○舊疏云：決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犖之屬，稱行人也。○注執例至出奔。○卽祁犖，犖秋是也。此書月，故解之。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据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

注据忽至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

鄭是也。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

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

其民外未能結欵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疏〕

注挈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

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速持之也。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斑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為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常。閩本監本。毛本作常。依鄂本。正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為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即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倍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毛本突誤奪。欺鄂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

其言歸何。〔注〕据小白言入。〔疏〕

注据小白言入。○即莊九

年齊小白入。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

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筮適。宜書入。

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曰。歸易嗣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即公羊

挈乎祭

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据宋子既葬稱子〔疏〕

注据宋至稱子○僖九年三月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丘是宋公稱子在未葬前此云既葬誤也彼注云宋未

葬不稱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名也然則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宋公出會諸侯非尸柩前故從既葬之稱稱子此鄭忽正既葬後宜稱子故據難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

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

中也〔疏〕

注春秋至從子○此道春秋制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

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賈一文商賈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又云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應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史記三王世家云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說苑修文云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然則春秋當新王故以殷變周也又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亡也按春秋繼周一賈一文故改周文從殷質論語爲政篇所謂其或繼周者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本伯爵稱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公侯故稱子示降也○注夷狄至是也○文十三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是也春秋從殷改周殷夷狄之君亦稱伯爵序云葉伯來朝傳伯爵也南方遠國知殷之稱伯與春秋書子一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春秋備七等以進退至字不若子而止所見之世夷狄始進爵稱子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闕本監本毛本春秋作諸侯依鄂本正綠鄭爵本伯忽降稱子與稱爵無異故降而稱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綠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際葛邲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極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綠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注名者尸極尙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殺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既葬稱子同彼宋公實未葬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

年稱君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文九年傳。請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云。稱世子者。不與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成商人弑之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相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上。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此皆公羊之義也。○注此非至行也。○君子不奪人之親。禮記曾子問文。春秋書名。多在貶絕科。上六年傳。陳君則皆爲謂之陳佗。絕也。皆爲絕之外淫也。下十六年傳。衛侯朔何以名。絕。皆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彼皆以罪貶。此與彼異。故解之。君幾有降稱名之義。故使不離子行也。○注王者至質也。○舊疏云。天道本下。親親而質者。已下至反之於質。皆出於樂說文。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之尊禮尙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祿。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慝。賊而覈。鄭注。覈。謂政教衰失之時也。政教有衰失。故改質文以救之。惟夏文殷質。周文殷當親親。周與夏當尊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其救。敝欲民反正道也。又三正篇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故爲文。文選注引元命包云。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禮記疏引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教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教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白虎通又云。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若敬。殷人之王教以政。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尙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駟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序序之敬。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說苑修文云。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故殷人之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故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皆爲承衰救亂救人之失也。三代所尙。忠敬文爲三教。皆不外乎質文質文之道。本乎天地。施之於人。不外尊親而已。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是則天道親親而質者。地道尊尊而文煩義也。禮記表記又云。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故多仁樸。其失親親而不尊。多義節。其失尊尊而不親也。亦卽周而復始。窮則反本義也。○注實家至行也。○舊疏云。皆春秋說文。白虎通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五行何。實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故舍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宋注。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中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漢書王莽傳。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又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三等定爵也。莽傳謂無其文者。春秋爲後世制法。故第有其說也。○注合三至中也。○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也。按鄭意。以諸侯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異圻內之君謂之子。白虎通爵篇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

何氏所本也。圻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
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圻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

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
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

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

故責之略。蔡稱叔者，不能防止其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

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

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齊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儒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丘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違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

故不肯得改也。僞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闕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慎言云：失爵稱字，謂絕奪其爵也。陳能事見上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字不著子，卽字不著爵意也。

公會宋公子夫童〔疏〕

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邲地，穀梁欒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又東南，逕高成縣南，與枝澗合，澗上承無棣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于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

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于鍾，徐廣曰：一作重，索隱曰：漢表作重侯，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釋文：夫童，下音鍾，沈氏欽韓云：今兖州府汶上縣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疏〕

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兖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大事表云：魯先公衆所在，自隱桓以下皆葬此，今兖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

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濟，歷澤西北，濟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子闕，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疏〕

左氏紀侯作杞侯，毆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

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嶮河在兖州府曲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涑水，其豁澗險隘，卽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

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殿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丘羽反。去聲則丘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音區。反。按。殿。從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假借。蛇從它聲。池從也聲。亦同部。相假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庫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惡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卽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麻。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疏〕

杜云。燕人。南燕大夫。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媾姓。地理志。東

郡燕縣。南燕國。媾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按。燕有二。一爲北燕。召公奭。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燕。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爲北燕事。燕仲父爲其燕君。索隱曰。譏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媾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媾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媾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欵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者。或南燕與穀丘。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句瀆之丘。杜注。卽穀丘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按。穀卽句瀆之合聲也。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句陽下云。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紀要又云。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一年。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丘之穀丘。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

〔疏〕

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即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即佗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即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至葬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諡於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墓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衛人殺州吁不同晉夷獯見弑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聞於弑可知故削其葬以見義躍爲佗子亦不得貴之以冀陳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貴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躍當從誅君之子不立之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子郟〔疏〕

二傳郟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郟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隴之作重皐也按郟與空古音通是也虛有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一統志衛輝

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晉之口則魏無虛頓丘頓丘爲今大名清豐縣地宿晉爲今濬縣地則謂在睢州境者亦通晉會宋公在宋境爲宜穀梁注虛郟地未知所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疏〕

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睢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魯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

十一月兩書丙戌十一月無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

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
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

日明同〔疏〕

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著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

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纘且卒不再日者接前有弗克納文則纘且正常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有入文不晉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覆且之卒范答薄氏云連於日食之下可知同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

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郟城與郎同義〔疏〕

穀梁傳曰非與所與伐戰也注非責彼疏引欒信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言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而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故以戰于宋爲敗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魯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詭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武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鹹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焉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擗廡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郎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郟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勤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

此

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

舊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

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疏〕

二月書己巳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廡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於廡不合禮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

君未葬而稱侯者，譏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衞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衞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衞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据鞏之戰先書日〔疏〕

注据鞏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鞏是也

恃外也其恃外柰

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

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

柰閩本監本毛本作柰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土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下日周

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明之○說苑酌理云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明魯得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

內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注〕据公敗宋師于菅〔疏〕

注据公至于菅○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詳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

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

從外也〔注〕從外諸侯相與戰例〔疏〕

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詐戰曰某敗某師于某

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今魯與紀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曷爲從

外〔注〕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

注據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經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

敗故据以爲難

恃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

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恃鄭勝敗魯亦蒙之故

仍從內錄此專恃紀鄭取勝歸功于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觀德云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勤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通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按通字疑誤避紀鄭與歸功紀鄭之義合也

何以不地

〔注〕据在下句〔疏〕

注据在下句○舊疏云即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因下傳据郎爲難故云据在下句不然宜云据郎之戰書地

近也惡乎近近乎圍

〔疏〕

通義云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

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祭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己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鄭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緯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即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仍俱無不可

郎亦近矣郎何以

地郎猶可以地也〔注〕

郎雖近猶尙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

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

汲汲敗勝之文〔疏〕

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

其地。○注今親至馳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旗榮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潮駭。宋注。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潮駭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涉血喋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康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構怨連禍。三世不安。○注績功至坐也。○國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爾雅釋詁。績功也。詩文下有聲。維禹之績。箋云。績。功也。齊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放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臯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卽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崩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國無敗績。軍無敗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道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聚師衆。以積說績。彙韻爲訓也。當也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害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燕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志戰。故言戰少。敗時悉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卽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穀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

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見我者爲主。鄂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伐。校勘記云。者字當衍。蓋我誤爲伐。始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魯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

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責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齊。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纓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解衛宣之齊。葬得正。爲得衆。與何義異。左氏家杜預。穀

梁家徐勣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候禮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疏〕

注爲龍至所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

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怒。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益。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

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饋。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鄂本冰
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

之所致〔疏〕

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與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說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

夏則曷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乞徵其咎常寒而日與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按如傳文自爲魯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董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慙厥咎舒厥罰恆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殞故以無言之見人事目之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

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疏〕通義云。本當書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

札彌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矣。以指隱桓。隱桓之月。諱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幹枝。則齊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傳齊時已見。似何義亦尚左。協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非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語。梁作御釋文云。本亦作禦。楊疏本即作禦。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嘉興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葦蕒盟也。注葦蕒。葦蕒故約誓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曰來盟。內大夫蒞盟矣。注蒞盟至皆時。傳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蒞盟。是蒞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是來盟時也。外而來內曰來盟。內而往外曰蒞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齊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詞也。蓋來盟蒞盟。與離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可證此本作王。此夏五應是夏五月之奪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有五。師所不說。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申乙亥。八月無壬申乙亥。九月之十六日與十九日。八月爲夏正六月。非書之時。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嘗

嘗非責其不時。責其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
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合。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黍稷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

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其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

先天下〔疏〕

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

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秦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扱。扱以授春人。大祭祀之穀。籍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晉書天文志。文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卽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天官甸師職。以共齋盛。鄭注。齋盛。祭祀所用穀也。黍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黍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穀梁范注云。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齋。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春人云。共其齋盛之米。注。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黍稷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皆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齋盛。若春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齋者。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者。館人。廩人是也。小宗伯。逆齋。注。受饋人之盛。以入。然則齋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黍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齋。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齋。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齋。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齋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

是則粟之與盛別者。齋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齋。質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蓋許主說字。其字从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齋。要之齋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齋。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餼。率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蓋凡積聚之物。皆可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粟盛委之所藏。謂粟盛委積之所藏。委即粟盛。非必粟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筵。諸侯御茶。注。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玉制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廣韻。御侍也。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爲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用作進用解。亦通。○注廩者至穀名。○舊疏云。謂廩之言。藻之義。故也。按藻與藻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藻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清是也。或藻即藻之誤。藻有治義。禮喪服。藻麻帶。鄭注。藻者。治去孳垢。故廣雅釋詁。藻。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爲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朕虛倉廩。注。穀所振入也。荀子富國云。垣窳倉廩者。財之末。注。來藏曰廩。文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來藏曰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爲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穧也。係炎注。穧。藏穀聚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量。積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糶米二十。糶米二十七。糶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粟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共之。春人春之。小宗伯辨之。世婦爲之。饗人炊之。爲之。卽澤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饗人。誤也。○注禮天子至天下。○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彌。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傳疏云。禮。天子至天下。皆出祭義之文。按。祭義無此文。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此異。又祭義云。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醕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

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云。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蠶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喻也。籍。謂蹈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曾子問。蓋皆述禮文。祭統所記。蓋周制。迭禮所記。或異代禮也。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夫人。故降爲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舊祭而災。故言躬行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義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又云。蠶事既登。分繭。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明天地宗廟祭服皆親蠶所共也。周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是周制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

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

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舊

云。御廩災何以書者。嫌覆問上。粢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出。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火曰火。天火曰災。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入火。

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長。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情。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曰。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謂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按。董說與何注合。以災爲後事而至者。故也。向說較切。蓋穀梁家先師說。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疏〕

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

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按。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爲致齊之初日。御廩即災而猶嘗。故書云。譏也。

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

無猶嘗乎。〔疏〕

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如孔義。則猶作尙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爲設難語。下爲答語也。猶即無猶。若詩無念爲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

嘗乎。言廢嘗也。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

本不當嘗也。〔疏〕

注當廢至災也。○傳云。不如勿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八月嘗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祭。何休之論

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嘗必有兼甸之事者。言夫人始其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恬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葵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甸。當依釋文一本作兼甸。十日爲甸。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甸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春。是兼甸之事。兼甸義難通。自不如作兼甸爲得也。或係涉上甸粟譌。蓋甸師供所入之粟。夫人春之三宮擇之。故有兼甸之事焉。經義雜記云。左氏當從服解。杜注謂書以示法。最謬。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也。夙夜小心。潔其祭祀。所以敬祖也。御廩災而嘗。遂書以示法。是聖人之勸災也。故不論嘉穀之害與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嘗。甚言其不當災也。穀梁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言災之不可復嘗也。可也者。不可也。魯人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復不能於既災之後。敬下遠日。是皆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而三傳並通。歎謂糗法度無禮。亦得之。董生推所以致災之由。可謂遠識矣。何氏本之是也。然言廢一時祭。以奉天災。則猶未得公羊之旨。穀梁但言甸粟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而子政復推其本。以爲夫人文姜不可奉宗廟祭祀。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何氏謂廢一時祭。正傳不如勿嘗義。亦未爲不得公羊旨也。杜氏謬解。已爲衛蒍隆所難。見左氏疏。注知不至嘗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書在者下。誤。今正。疏云。周之八月。非夏之孟秋。而反爲嘗。故以不時言之。按如包氏推麻。定在九月。則非不時矣。通義云。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嘗。戒。隸人墻除。雍人灌。概。職人省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齋既成。而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職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按何氏以爲本不當嘗。則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麻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所謂過時而日也若卒在十二月則適當五月之時經不應書

矣。日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

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

國見輕重。〔疏〕

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此經左

氏穀梁蔡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以者詩載芟云。侯疆侯以箋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卽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故注以己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人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

紀魯亦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實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意。爾獨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爾。按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亦罪宋之意。○注宋恃至輕重。○穀梁又云。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范云。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春秋說云。四國不恤其民。助宋伐鄭。則四國亦不得從。未減焉。按宋齊衛蔡陳皆君也。春秋皆人之。是與宋同罪。非有輕重。而宋爲首惡。故加罪之。以

公羊義疏十六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

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疏〕

繁露王道云。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

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貢。鄭輸督幣。嬰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乘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矣。○注王者至尊榮。○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甸。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駟鐵論園池云。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濟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者。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感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讓之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重諸侯二字，即四方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合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出所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讓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

三月書乙未，據麻為二月之十一日，四月之十二日也。○注桓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

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是後周麻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命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頽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無己巳麻爲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七日也己巳爲

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用兵者即指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按麻爲三月之十五日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爲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十一月此己巳在三月亦爲當時而日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爵問之者并問上己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

注据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夏○注不連至相顧○下十六年傳云衛侯朔何以名又哀八年傳曹伯陽何以名皆連爵問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爲問何以名使文相顧

奪正也〔注〕明

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

〔疏〕

注明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明明祭仲得出之者上十一年傳挈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機能使之歸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厲公使雍糾殺之不克出奔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表云絕之與衛

侯朔同義是也不以失衆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衍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爲失衆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

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然則衛侯行出奔書日，又將何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

說文日部，忽，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太子忽，則左氏經當作魯，論語微子篇仲忽，古今人表作魯，揚雄甘泉賦，翦赫魯，河東賦，靈魯如神師古曰，魯，讀與忽同。按

魯即魯，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魯字也。士喪禮注，今文魯作忽，知魯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据上出奔不稱世子〔疏〕

注据上至世子○上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是也。

復正也〔注〕欲言鄭忽

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為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

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為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為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

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為當國辭，非以喪降稱矣。通義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教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又云：少遠緩之，則突可放出，而忽可放反。此忽

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廣韻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為或言

歸〔疏〕

傳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是也。

或言復歸〔疏〕

此經是也。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

有惡〔疏〕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人者出入惡〔疏〕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歸者出入無

惡〔注〕皆於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忽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

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疏〕僖三十年傳云。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注從出

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是衛侯善歸為出入無惡也。○注皆於至重也。○通義云。已下並道通例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其有國家也。故言無惡。諸侯不能保有社稷而出奔。皆當絕。絕者。王命所絕也。復

入國犯命。其禍尤重。故於此分別之。○注忽未至盜國。○通義云。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云。豫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忽雖未成君。可從未滅不絕。然亦挈乎祭仲。生而惡不如死而榮。出既不在絕科。故入國不與盜

國同文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不書出時者。略小國。

〔疏〕注稱叔至例也。○舊疏云。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莊十年傳。字不若爵。此與上十一年蔡叔稱字同。蔡叔春秋所貶。此春秋前天王所貶。皆為絕奪其爵也。○注入者至誅也。○包氏慎言云。諸侯出奔。已絕于宗廟社稷。

出而復入。以盜國論。所傳聞世出奔者不誅。而盜國則誅。與北燕伯欵異。穀梁傳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秦曰。叔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彼傳例以惡曰入。與公羊同。惟無出惡之義。故以為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

叔也。公羊則以許叔爲出奔復入者。○注不書至小國。○舊疏云正上文忽與突出入並書故。

公會齊侯于鄙〔疏〕

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講案。篆文艾字與莧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鄙。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鄙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

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邳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

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爲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爲登州府治蓬萊縣。水經注。汶水篇。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下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卽此也。無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据言朝也〔疏〕

注据言朝也。○舊疏云。正以隱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朝。則非微者可知。

夷狄之也〔注〕桓公行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疏〕

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按襄元年

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審割交聘。不夷狄之也。稱人爲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莽放貶邾婁牟葛以張義。三人爲衆。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事畢禮記月令。淫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

曰衆雨是也。說文日部衆多也多足貴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疏〕

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云。今爲許州府禹州。後入楚。水經注潁水篤潁水。自場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

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伯突入于櫟。是也。櫟鄭之大都。宋衷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禹州治。禹州今屬開封府。曷爲不言入于鄭〔注〕据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疏〕注据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

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霽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末

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國意〔疏〕

注末淺也。○說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淺。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

昭十四年左傳。爲不末滅。杜云。末薄也。微薄俱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猶言不足言耳。嚳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介。爾之誤。古爾作尔。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死。故無用言爾。曷爲末

言爾〔注〕据俱篡也。〔疏〕

注据俱篡也。○謂陽生與突也。

祭仲亡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

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

注死亡也。○周禮大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禮記中庸篇事亡如事存皆謂

死亡也。說文从入从匕。○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渠彌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

子禚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禚。高渠彌歸。祭仲謀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未亡。本左傳按左傳記

祭仲專。至為厲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焉敢弑之。明時祭仲已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子釐子儀矣。亦無忽被弑事。○注

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

亦驗。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注〕据上言出奔也。〔疏〕注据上至奔也。○即上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也。通義云。忽實為高渠彌所弑。

弟子不知疑其出奔。牽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疏〕校勘記云。鄂本。闕本。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

矣。祭仲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

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注言忽至復錄。○通義云。仲之存亡為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為寶是也。

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出也。○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祭仲從

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今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為君微云云。皆所以終十一年傳文。

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為祭仲而為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祭仲知櫟有

危險之嫌。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是也。反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

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二傳作襄。

無齊侯，侈，彘，皆多聲，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侈，說文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侈亦與今體不同。按，侈卽襄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襄乃侈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杜云，襄，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襄亭，大事表云：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襄亭在鳳陽府宿州西。按，鄭在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錄會。〔正〕以隱七年秋伐鄭，襄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與僖十九年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照于齊同，彼齊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伐鄭，同爲錄義兵也，故書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

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誓臣子詞，此書致，故決之。舊疏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

自唐之屬是也。桓盟不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疏〕

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農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與板榦，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值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則當周之十二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按殷歷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据衛侯出奔楚不名〔疏〕

注据衛至不名。○在僖廿八年。絕〔疏〕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

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善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曷爲絕之〔注〕

据俱奔也〔疏〕注据俱奔也。○据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

〔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疏〕

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國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王朔朝於廟而受行。

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朝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玉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

視朝是也。告朝亦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朝。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備守告朝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衆。〔注〕時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疏〕

注時天子使行。〔通義〕云。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朝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朝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朝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朝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廢森以爲黔。讓者。琴琴牟急言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朝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王道云。觀乎衛侯。知不即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衆不往也。

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

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

注越猶走

也。〔楚辭〕逢紛云。精越裂而哀毫。王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从走。故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穀驚蕩播越。厥在荆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岱陰。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尊君之紹。續昆裔。隨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注〕岱岱至山也。漢書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國策齊策。蘇秦說齊王曰。南曰泰山。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餘則齊。書堯典。至于岱宗。僞孔傳。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職方氏職。兗州其山鎮曰岱山。爾雅釋地。河東岱。書疏引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五帝紀。黃帝東至于海。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伐。處也。〔注〕山北曰陰。〔說文〕

部陰。閭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呂覽古樂云。乃之阮陰之陰。又國策齊策。及之罍黍梁父之陰。高注並云。山北曰陰。○注先言至共之。○漢書吳王濞傳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禮記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故周禮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其圻內亦不得頒賜。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名山大澤不以封。是也。鹽鐵論錯幣云。故王者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又禁耕云。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天子以海內為匣。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皆謂與百姓共之義也。傳不同齊岱陰。而言岱陰。謂岱陰之齊耳。○注傳著至誅之。○舊疏云。其五國者。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傳著岱陰有衛朔恃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夫稱人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疏〕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楊注。屬。託也。又禮論云。屬諸侯。注。屬。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舊

疏云。皆漢禮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本作不豫。論衡死傷篇。續漢禮儀志。皆同。說文作不愈。又顯命云。王不豫。漢書律厯志作不豫。蓋今文尙書也。懜豫一聲之轉。愈豫同部。段借。舊疏云。豫。詰爲樂。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諸侯云。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不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尙書。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不復子之也。公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卽不茲也。負與不音相近。故負亦讀曰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爲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器謂之茲。郭引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孽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茲。公明草。素問五藏生成篇。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藉席之名。其以龍鬣草爲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卽今之龍鬣席。其

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注。馬茲也。蓋人有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答云。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即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本疏云。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強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連金。騰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皆神謙從諸侯辭也。犬馬者。白虎通云。負薪。犬馬。皆謙稱也。舊疏云。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負薪者。禮記曲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憂或爲疾。疏。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然士祿可代耕。且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未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孟子公孫丑篇。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昭九年。舍藥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者少舍。注。舍。止也。荀子成相云。各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注託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朝託有疾。謂託疾止不就罪也。通表云。舍。釋也。古訓通爲赦。故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茲以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衛朝託疾。天子卽止而不罪。與上注責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能召衛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春正月。經有丙辰。麻正月有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

于越。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午爲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注〕

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

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疏〕

僖十六年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義述聞云。何氏本此發注。於僖

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平居無他。卓儻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趙。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聲誤。趙者杜云。魯地。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至無絕。○本失爵在名例者。傳疏云。正以隱元年得優。乃書字故也。朝桓公稱人者。上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儀父先與隱公盟。即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猶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稱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趙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

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

唐石經國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應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

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四月之五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朔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繫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泗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穀梁傳作郎春秋異文箋曰韻補以七之韻頤宣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微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爲附合也○注夏者至公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爲天端夫者妻之天妻不繫於夫故去夏爲成也彼又云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請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爲疑辭也舊疏云姜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譖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六月無丁丑麻爲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

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

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

注稱字至字之。○史記管蔡世家云。桓侯二十一年卒。弟哀侯獻舞立。知封人無子也。

季事何氏。或別有所見。左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則以季卽獻舞。故莊十年杜注云。獻舞。蔡季也。按如左傳所記。獻舞始則弗實。息嬀。致師喪身。虜復。楚滅息。國又被圍。昏庸甚矣。何嘉之有。明蔡季與獻舞非一人也。○注出奔至奔歸。○蔡季不容於封人而出。故知出奔。書出奔。嫌季子以罪出。故但書自陳歸。若非出奔歸。起其以奔喪歸也。閔二年。季子來歸。亦不書其出。彼自以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也。○注不稱至是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下天子大夫四字。非也。天子上大夫例稱五十字。次大夫例稱二十字。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此稱季五十字也。故云。起宜爲天子大夫。王朝之臣。不與諸侯親屬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去氏者。閔元年。季子來歸。莊三年。紀季以鄙入于齊。是也。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者。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穀梁隱七年。桓十四年傳並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秋變文從實。實家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

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注稱侯于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故不稱公。通義云。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姊妹。使淫於陳。

能。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諡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中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

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既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視諸侯。不可以原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

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至其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為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

見殺無日。〔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朔日有食之。無日。穀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三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為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麻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

入食限。失閏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即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食在晦也。今此言朔而不書日。故此解之。漢書五行

志云。董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惡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為君也。繁露玉英所云。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是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疏〕

通義云：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頌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日月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箕弒

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弒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濼者，說文水部，濼齊魯間水。杜云：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于濟水。經注濟水，篤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蓄，水涌若輪。春秋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大事表云：濼即今之小清河。志云：濟之南源也。源發於突泉，在濟南府城西南，濟水伏流重發處，逕城北而東，大明湖自城北水門流入焉。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陽，合華泉，又東北入大清河，即濟瀆焉。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疏〕

鄂本公下有與字，涉左穀二傳而衍也。按此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又繁露順命云：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公羊本作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也。若有與字，與與及義同，不得

特發夫人外公之傳矣。通義云：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詞。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注〕据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注据公遷陽穀夫人外

也〔注〕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疏〕注若言至外也。下傳云：其實夫人外公。此言夫人外，故若言夫人爲公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

辭也〔注〕內爲公諱辭〔疏〕注內爲公諱辭。實夫人外公，而經作公外夫人辭，故知內爲公諱也。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

人淫於齊侯而謂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不書夫人

會，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疏〕

注時夫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注言遂至如齊。○杜云公本

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范云：遂者，繼事之辭。○注不書至公故。○史記魯世家云：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以告齊侯，據彼文，齊侯至此始通。夫人譖公，則無爲先誘，與公羊異。上十七年傳疏云：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是也。穀梁傳云：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明濼之會，夫人實在，書遂如齊，不書會濼，明遂在夫人，桓不能制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

國重故不暇隱也〔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丙子，歷四月有丙午，無丙子。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擗其脅，公死於車，繁露玉英云：魯桓公忘其憂而禍逮其

身。○注不書至恥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之文也。杜云：不言戕，諱之也。范云：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注地者至隱也。○各本尤作此，依鄂本正舊疏云：魯侯被殺，例不舉地，故隱公闕公直言薨而已。今此言齊，故如此解。按穀梁傳云：其地於外也。君戕於外，於國危甚。國重君輕，故以國危爲重，以諱君恥爲輕也。隱閔不地，自緣不忍言地，臣子辭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注〕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

慎加之者。喪者死之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

有丁酉。厥四月之朔日爲丁酉。丙子爲桓公卒于齊之日。丁酉爲喪至之日。喪至在四月朔。則公以三月卒矣。三月之十日丙子也。○注凡公至戒慎。○舊疏云。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之屬是也。彼齊日亦危痛之義也。○注加之至以絕。○校勘記云。生死。宋本同。蓋誤。鄂本。閩。監本。毛本。皆作死生是也。禮喪服鄭目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已棄亡之耳。白虎通喪服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是喪爲死之通稱。上下同之。不以明貴賤也。若言公喪至自乾侯。嫌喪爲諸侯專稱。故加之以絕。明非配公之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据隱公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按閏常明年閏正月。此己丑於厥爲十一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据隱

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也。隱閔皆不書葬。隱在前。故專据隱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据俱讎也。〔疏〕

注据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亂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

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諡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疏〕

繁露俞序云。春秋緣人情。救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救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卽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至書葬。○穀梁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貴論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知不然者。彭生雖手弑魯桓。係受其君使抑勒。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首。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彭生。何益焉。何氏以爲量力。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是也。○注桓者諡。○周書諡法解。辟土開疆曰桓。○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諡篇。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

故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御覽引古史考云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爲諡所以勸爲善也穀梁傳曰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諡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乎事畢於葬故諡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諡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信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爲諡則生有爵者死卽有諡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春秋變周從殷故曰生有爵死有諡郊特牲注亦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注禮諸至諡之○白虎通諡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諡于君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諡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諡釋名釋典藝云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子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以實也禮記曲禮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疏引王肅說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諡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諡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諡乃葬也其禮則曲禮注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疏引何允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襄爲共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尤非天子所得命諡矣○注卿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又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彼謂天子卿大夫亦受諡於其君矣白虎通諡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則在位者有諡明矣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隱八年無駭卒左傳羽父請諡與族穀梁注卿大夫卒受諡於其君是也○注唯天至誅之○白虎通諡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

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謚誅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古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穀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證之。曾子問注又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述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故也。○注蓋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尸。白虎通謚篇云。上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絜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魯。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之喪。至自齊。與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稱。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而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未卽葬時已有謚。明祖載時已謚也。白虎通崩薨篇。祖於庭何。肅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稱。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禮記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則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輿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謂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所以謂之祖者。禮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檀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賄賓。賄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謂絜會欲顯揚之也。士無謚。故禮經不及述也。○注以公至之辭。穀梁傳。幾稱公舉上也。是公爲臣子尊其君父之稱。故稱公爲有臣子辭也。決隱十一年不書葬爲無臣子也。既書葬。又稱公。是爲終有臣子辭也。○注上葬。至事也。○舊疏云。考諸古本。皆無上字衍文。或者上葬爲此文之葬。若昭三年葬。滕成公下注云。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之類也。按彼發注於葬。滕成公之下。故曰上葬。此卽在葬。

我君桓公經下。不須言上。蓋上葬日者。謂嘗日於葬上。明葬爲生者事也。隱十一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此既不責臣子討賊。故以生者之事言之。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注。隱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桓非賢君。隱之者。明臣子當痛其君。父死不以正。不得以時葬也。故注云。起生者之事。○注且明至會之。○白虎通。崩。屍。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贈之禮。故隱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貽元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魯。故言我。

公羊義疏十七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釋文，諡

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

言耳。君弑賊不討，不韋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韋，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

位〔注〕据繼君不絕也〔疏〕

注据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

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戕，禍莫大焉。故爲子痛，不忍言其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

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

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猶遁也。○說文：遜，遁也。段氏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沒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遜之假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爲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遜字下云：从玉，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盍以上孫爲謙遜。下孫爲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之皆爲孫遁自去之義，恐非。

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益諱文。〔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

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說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文同者，諱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夫人

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注〕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

注据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

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被注即据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左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蘄。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從也。按左傳明云。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人尤之。而孫諸節。殊不可解。

念母也。〔注〕固在齊

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

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葬。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亦用何義。魏書寶瑗傳引服虔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寡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

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疏〕

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

卒哭而禫。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即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即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卽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卽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尙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費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闕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三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

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夫人何

以不稱姜氏〔注〕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疏〕

注据夫室邾婁

貶〔疏〕

通義云。貶去姓者。惡其黷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

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姜氏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卽與齊絕。姜氏遂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絕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爲貶去夫人之氏。進退皆失据也。

曷爲貶〔注〕据俱以孫爲文。與弑公

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

之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買義同。是皆以弑公罪姜氏。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弑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尙應擬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買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

其與弑公奈何。夫

人譖公子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

注如其事曰。訴。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譖。或从心作懇。論語

顏淵篇。府受之懇。注。懇已之寬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懇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懇。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郤犇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證重於

賦玉篇言部。譖，謾也。廣雅釋詁。譖，謾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言則退。箋云。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譖。並有加誣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

以淫於齊侯所生。〔疏〕

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適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怨之。襄公又猶嗟序云。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譖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為憑空有此語乎。

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爵。〔疏〕

注欲醉而殺之

○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盞。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誘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為酌酒者示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

〔疏〕

經傳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

擗幹而殺之。〔注〕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

以手撻折其幹〔疏〕

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撻幹而殺之下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撻許云撻也从手易聲作撻者或

體也作拉者假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撻范曄傳折魯撻鄒陽傳作撻魯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撻音路合反本文又作撻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撻殺之疏引說文撻提也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撻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其方郭注幹脅國語晉語聞其駟脅欲觀其狀韋注辨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且反脇也是陸本不脫○注撻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彘部撻也手部撻也引公羊傳曰撻幹而殺之又拉摧也摧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撻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掉摧藏注拉頓折也又云蓋擯雷殛崩弛之聲也雷殛崩弛之聲也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魯之公薨于車魯即擗也桓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抉誤

念母者所善也則曷

爲於其念母焉貶〔注〕据貶必於其重〔疏〕

注据貶至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必於其重者莫

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

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

姜不爲不孝距崩曠不爲不順魯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

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

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

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經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大，說死辨物，篤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禮而可書，弑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弑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劇至不順。○宋本闕本作職，當據正義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死辨物，作辭制職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魯纘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貴求也，以朱絲繫社，或曰魯之注魯之與貴求同也。繁露精華云：魯嚴社不爲不敬，說死作劫嚴社而不爲不驚，說死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於下。○舊疏云：此蓋詁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討。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者。夫妻以脾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通義云。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皆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衣黃。練練。注。小祥練祭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纁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

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

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

人〔疏〕

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

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以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俾邑。或作闕。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桓鸞。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策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赦。注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誅。注謂九年時也。一紉以爵。再紉以地。三紉而地畢。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士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遂。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鸞。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虜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赦。三不適謂之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

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謂之不率正。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備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魯不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大國三鄉，皆命於天子。次國三鄉，二鄉命於天子。一鄉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鄉，一鄉命於天子，二鄉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鄉，一鄉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鄉，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

何以不稱使〔注〕 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

文〔疏〕 注據公至之文。○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是也。凡內稱使則同。如外內之詞，單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問。天子召而使之也〔疏〕 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

緣尊卑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讎不敢不讎也。王命勿讎，則亦不敢讎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所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讎。逆之者

何使我主之也〔注〕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

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 注逆者至受之。○說文是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譏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

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衆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

曷爲使我主之〔注〕據諸侯非一〔疏〕

注據諸侯非一各

本一作之誤。據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

唐石經乎作于。史記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自謂嫁女於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諸侯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得申其私服。則不必就諸侯主之。如諸侯嫁女於諸侯例矣。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爲主者。尊

卑不敵。共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

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

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議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

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

下二十七年。萬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

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平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待作持。誤鄂本作待。當据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嫁於某國。正以申陽倡陰和之道故也。按風猶諷也。猶詩序之風化風刺。皆謂諷示不直言也。易泰六五。帝乙歸妹。集解引九家易注。五者帝位。靈象稱乙。是爲帝乙。五以陰居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爲二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之道相承。故元吉。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如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皆所以申倡和之道也。詩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失倡和之義矣。○注天子至之路。○於鄂本宋本闕本同監本毛本。於改于。非。詩疏引臯甫謚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蓋士安駁毛鄭語。亦可見天子嫁於諸侯。備姊妹矣。或可以尊故命同族諸侯女爲姊妹也。諸侯不再娶。若其無媵。設適夫人。或適無子。則是絕人繼嗣矣。○注我主至子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無我字。同監本毛本上有我字。當衍。元本上空一字。此本上有。今刪正。闕本我字重刻。蓋原本亦空缺一字也。按。有我字是也。我主。謂以我爲主。變法書之也。我主見上文。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注魯相親見弒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魯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諱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所本穀梁又云。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理。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

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

外〔疏〕

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景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爲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仇辭

天子之命。又以哀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爲隱討桓。又不能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弒兄而遭弒之桓公。一則以王姬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公忘讎奪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禮也。○穀梁傳云。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司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

于外何以非禮。〔注〕

据非內女〔疏〕

注据非內女。○閩本。監本。毛本。女作也。依鄂本。宋本。正言王姬應殊內女。故据以難。

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爲營衛不

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

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

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子女輔大夫。元士御事。是于有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申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王姬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之間。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舊自有館也。楊疏云。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營衛不固。是輕王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辭。一則輕王姬故也。○注不以至非禮。○此駁左穀二家義也。穀梁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左傳以爲禮。亦卽穀梁義。故杜云。齊強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得禮之變。公羊義。魯得以仇爲辭。無爲受命。而又築于外也。故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諫也。

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注〕據諸侯宮非一。〔疏〕

注據諸至非一。○舊疏云。卽下云路寢小寢之屬是也。按下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是也。非一也。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注〕皆

所以遠別也。〔疏〕注皆所至別也。○舊疏云。於路寢則不可者。謂外內無別。小寢則嫌者。嫌築。曲禮疏引此傳下引何氏說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居也。今注無此語。白

虎通嫁娶云。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于城郭之內。穀梁傳云。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羣公子之舍。〔注〕

謂女公子也。〔疏〕注謂女公子也。○詩。朔風七月云。殆及公子同歸。亦謂女公子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謂由命主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宮

門列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然則父子異宮，不獨男子然也。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時。左傳隱三年：有東宮得臣，是也。宮室之制，前正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及小寢，皆南北相直。諸子所居，當在其旁。則女公子所居，亦當在夫人小寢旁矣。禮士昏禮注：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以其十五成童，故女子亦十五許嫁，乃別宮也。昏禮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彼所謂宮，即天子諸侯女公子之宮也。則以卑矣。〔注〕以爲太卑。〔疏〕白虎通曲禮疏引以作已。曲禮疏說云：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

作以。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注〕以上傳言爾，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例時。

〔疏〕注以上至之上。○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

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說喜，蓋誤合紀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壘于郎，秋築壘于秦之屬是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月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者，皆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范注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

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按榮叔疑書顧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

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賜錫通。注上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十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命也。皆爲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又云。長者賜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

〔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柶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

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

注增加至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家說。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與馬。五樂則。六

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柶鬯。此傳以命爲加我服。知公羊家以加服爲九賜第一矣。注禮有至不能。舊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柶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柶鬯之草。景星之應是也。曲禮注引含文嘉作九賜。此疏云。正以變賜言錫。與禮九賜之文異。所見本亦作賜也。曲禮疏云。公羊說九賜之數。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云云。異人之說。故有參差。大略同也。按此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皆同。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

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傳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桓壘。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功賞，卽所以勸善，勸善卽以扶不能，論語爲政篇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奉饗，命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輕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錫卽九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据何氏益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錫爲一。康成以九錫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許何說同。白虎通考黜篇：五十里不過五錫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錫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桓壘，增爵爲侯，益士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桓壘，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黜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

其言桓公何〔注〕据錫文公命不言諡〔疏〕

注据錫至言諡○卽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

追命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

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疏〕

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桓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

未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二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讒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賈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宣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簡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引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償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諡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諡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醜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賤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豈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宋本悖誤存。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

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由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子，媾納。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重法。

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至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齊師遷紀、邾、郚、郕〔疏〕

杜云：邾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郡郚昌縣西有營城。大事表云：此紀三邑也。邾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卽此。在今青州府臨胸縣東南。

郚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郚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山，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卽郚城也。晉朱虛縣在臨胸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駢縣故城在青州府臨胸縣東北，亦作邾。又作駢。郚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郚山北。營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卽古郚邑。郚營同音，方輿紀要列駢城於安丘縣。又以營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郚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郚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邾、郚、郕，國也。以邾、郚、郕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邾，邾、郚、郕，則宜加于以絕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邾、郚、郕三邑名，穀梁說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

注以稱至取之。○決下十年宋人遷宿之非以兵取也。此專明經文之要，爲取非謂遷爲取也。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据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爲襄公諱

也。〔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

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邾鄆。當坐取邑。春秋與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襄公之誠。不爲利也。不書取。并不書伐。皆所以順諱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爲襄公諱滅。故

下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君存焉爾。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成丘。傳云。成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皆爲國之君。

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鬪傳云。鬪者何。邾婁之邑也。鬪爲不繫乎邾婁。諱取也。注與受濫爲鬪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成丘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謬誤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撫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共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譏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牙卒。書弟牙。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惟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友。惟一如陳。是通乎己之私行。亦無緣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弑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注〕据王后崩猶不錄。〔疏〕

〔注〕据王至不錄。○春

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由我主。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

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

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

〔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

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按此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故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亦無服。若嫁於王者之後。亦大功矣。若魯莊元年。王姬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通義云。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醇同於內女文。○注內女至魯女也。○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又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之屬。是內女卒皆日也。此不日。故解之。猶王姬歸齊不月之義也。而下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被注云。卒不日。葬日。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

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

左氏穀梁。郕作禚。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郕。部。禚。之。若。反。齊地。郕。故到切。濟陰成武縣東南城名。大事表云。杜云。齊地。實邑也。定九年。齊侯致禚。嬭。杏于衛。杜云。三邑。

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注書者。至近淫。○左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甲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即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按。下四年于祝丘。注亦云。與會郕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注不致。至是也。○即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奔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即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奔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馮卒。〔疏〕

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公羊義疏十八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

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疏〕

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

事杜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

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爲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工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遂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伐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帥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帥以錄月者爲惡，朔會伐衛，公孫慈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寡不見書葬者，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疏〕

注莊公至見也。○傳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又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注：不書葬者，寡也是。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寡辭也。是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卽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曾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則之立，不言則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則立。則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獯也。然則則與成公之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獯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適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

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

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宿者也。僖十九

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口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分。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改。章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軼軸。大夫已上用輜。不用輦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豚。從廟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尙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禘於廟不

得但虞而已。苟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常，庚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奠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遺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尼，纒水溢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琦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緇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窆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緇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置，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葬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趙商答陳陳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庚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

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烏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而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家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木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家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攬終不覺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燕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凡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卽春秋緯是也不必卽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葬爲變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變將亡失尸極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害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尙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違悔尙復改葬蓋不愼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注於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弊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嚮入于齊〔疏〕

杜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鄆邑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大事表在今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城東至於紀鄆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鄆卽在臨淄

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菑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鄆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鄆存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故鄆亭也。是鄆亭在齊國東安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禮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鄆春秋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

何賢乎紀季。〔注〕据叛也。〔疏〕注据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魯字貴之。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闔邱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

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為貴之。蓋本公羊說。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注〕紀與齊為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鄆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鄆共祭

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

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疏〕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

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邾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為說。子春是曾子弟子。

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於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傷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韋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童子以魯子曰爲紀侯，謂其弟之語。又云：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鄆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緇，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荆鄆，鄆者紀之封，鄆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鄆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細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狹焉蠶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勸，許以鄆存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鄆者紀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鄆納齊，願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齊叔姬歸鄆，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

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同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獎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繇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子臧孫辰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子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雖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諱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鄆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木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目夷祭仲荀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夫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鄆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入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鄆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鄆也按如專鄆則或據邑距君或竊地他國李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姊妹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又列女傳有梁節姑姑魯義姑姑蓋謂父姊爲姑姑父妹爲姊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卽此傳語禮喪服及記皆姑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

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郕地陳留襄邑縣西北大事長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

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紀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
○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次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皆可曰次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衆寡後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在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也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爻旅即次張輅所止亦曰次周禮掌次職則張大夫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思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濫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之所躔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魯語五刑三次章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舍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蟲北救邢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也〔疏〕

注國內至

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闕本監本毛本作而當依鄂本正若然定十二年書公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其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圍其亦書公圍成之意與郎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

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

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

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謂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左疏引賈氏，皆以為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善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為義。○注次例時。○舊疏云：「即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書月者，自為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垂巨，書月者，自為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部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鐘師注：「杜子春引作享，經傳多享饗互用也。」後人分下獻上曰享。

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乎。○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鄆，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為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為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再裸者，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

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宰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視。巨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視。巨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縉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下。兩會齊侯。魯乘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汜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卽犒字。緣設牛酒共其枯槁。故卽謂之犒。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醕。斥彭長曰。碑史見勞醕。芳馨醕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犒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犒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犒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考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楡之注。故書犒爲菓。鄭司農云。菓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勞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汜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燕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飮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月。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一亦出。三月。而齊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注〕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

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

注禮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慘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

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非何示同愛百姓則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襄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襄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襄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襄有若曰爲姜齊襄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總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

類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瑄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按此四人所降。即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即隱二年所適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親。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

義。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

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

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

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逢祿難曰：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理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舉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絕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

諱。何賢乎。襄公〔注〕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疏〕

注据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帶滅蕭。

正春秋貴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賢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鄆，貶荀林父，其賢明著，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

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

復讎也。〔疏〕

後漢上逢前傳云。後漢春秋問復讎。

之義。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烹而殺之。〔疏〕

鄭氏齊詩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忘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

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弟少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閔之生。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恣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成。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困於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囚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秦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倘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卽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烹而殺之。○老子。如烹太宰。釋文。烹殺烹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性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烹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烹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家之說。

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善曰。筮。分。

半也師喪亡其半〔疏〕

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同鳥獸，而言事祖禰之心，故執不知問。按襄公假復讐爲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注龜曰：至曰策。○禮記曲禮云：龜爲卜，策爲筮。注筮或爲著，彼疏

引劉向云：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著，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著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策，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策問也，問策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著龜知來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策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大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瓦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瓦，瓦原之學，鑄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策者，大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卜，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謀果。至兩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筮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鄭咸，巫爲，巫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理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兩，謂兩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俊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鮪也，以其竭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策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眠高作龜，大祭祀，則眠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喪分焉，故知爲師喪亡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

寡人死之〔注〕襄公答卜者之辭〔疏〕

注襄公至之辭 ○通義云：師喪

分爲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勳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詞。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讎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

齊世家云周

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大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

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讎。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鄆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讎魯莊與襄公狩。不讎其會桓。且與讎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讎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鸚。齊襄公復九世讎。諺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者。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

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讎。鄭注：父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常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鄭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哀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衝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邢、鄆、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卽以復讎予之。予復讎非予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稽康爲晉文所害，稽紹死難於晉惠，君子貴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侯之譖，安必懿王討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七旬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也。凡衆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伸之，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

家亦可乎。〔注〕家謂

大夫家。〔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稱地。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實

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賦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以薄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自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是也。

曰不可，國何以可？〔注〕據家不可。〔疏〕隱三年傳云：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

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注〕先君謂襄公，今君謂襄公，言

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

狩于郟，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讎議曰：有天下者承高

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棟高反讎，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

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戡邊疆之費，何代無

之皆公羊。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據非一世。〔疏〕注據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

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據非一世。〔疏〕世后稷章注：父子相繼曰世，世世相承曰一世，至百世

皆然，故云。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

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

也。按厲氏明乎此，則不牽涉周禮記辟讎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

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

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

〔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雍也篇：不遷怒。遷怒為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宋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

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怒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怒為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

無紀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木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紀侯之不誅，至今有

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

〔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

〔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逢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

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按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

擇也。〔疏〕

注無說至擇也。○說擇。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擇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

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

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疏〕

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

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莫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傳二十六年傳。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寧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閔其無人。〔疏〕

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

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闕各本作閔。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鴉反。彼又引馬鄭云。無人貌。姚作閔。孟作望。此所引

與王輔
嗣本同
緣恩疾者可也〔注〕
疾痛也。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為

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為文實者。方諱不得貶。〔疏〕
注疾痛也。○成十
三年左傳痛心疾

首注疾痛也。荀子彌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為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未復。則痛於心。故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讎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為之未婚。與之會狩焉。會聚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穀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為襄公諱。婉辭也。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覲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為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齊魯為內量力不責。人為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為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諱之。所謂習其諱。問其傳。而不知己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為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為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許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說。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為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

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難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

經六月有乙丑，麻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鄆季姬也〔疏〕。注：據鄆季姬，即僖十六年鄆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

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

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

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卒。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鄆本正。○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

也。○注卒不至於葬。○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為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讎也。曷為葬

之。〔注〕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

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為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

而徒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

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為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為賢人也，以即以為也。以為雙聲，故以亦訓為。玉篇以為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為，故為設

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為不宦。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上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殯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建設熬，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面塗之，為火備。卒塗，視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

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自戊通崩，堯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

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喪禮

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肆在西階，入門左，山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乎郟〔疏〕

左氏作嵒。

公曷爲與微者狩〔注〕据與高偃盟諱此競逐恥同〔疏〕

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

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

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

注以不失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實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

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

見齊侯也〔疏〕

穀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又檀

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

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共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調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游或爲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卽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津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害者。爲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爲讎之不見也。

溺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溺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後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

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

而譏焉〔疏〕

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親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

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玉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發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

習兵行義〔疏〕

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用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

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禴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

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

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

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

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闡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末命大夫也若不省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叢錄云按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讎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

公羊義疏 十八

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按孫說。是也。注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九

莊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避女器，自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鄆，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

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部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穀倪作卿，左氏黎作黎，春秋異文。箋云：倪，卿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黎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軻鐵論刺復篇云：白千乘兒寬，以治尙。

書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涵南江扎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犂奔楚，潛夫論引作州黎，是犂黎同也。

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

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疏云：邾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邾，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邾，爲小邾子，則

顏是邾君，肥始封倪。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倪。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齊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

命命云。說文邑部。鄭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鄭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鄭。杜云。遷萊于於鄭國。正義。鄭即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鄭類別封小子肥于鄭。爲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鄆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邾城。皆魯地。且邾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鄭也。許章。鄭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鄭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邾城在緡城。南。土人云。小灰城。卽小邾之譌也。按。漢東海郡緡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

者。小邾婁之邾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

注傳者至邾邑。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

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尙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卽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齊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鄆爲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齊傳合。按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男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鄆入齊。則謂之鄆。齊語。齊桓正封城。

車至於紀鄆。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

黎來者何名也〔疏〕

左傳云。鄭桓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

也。據此倪為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

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

注據僖七年稱子。即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是也。

微國也〔注〕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從齊桓。為僖七年張本文〔疏〕

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以微附者。時附從微者。

朝天子旁朝罷行。逆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上云。衛侯朔同事齊襄。而天下忠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

曷為不

言納衛侯朔〔注〕

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為納朔伐之。

〔疏〕

注據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即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為納朔伐之。

辟王也〔注〕辟

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疏〕

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

子突救衛，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遂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為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

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常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

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

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

子突者何〔注〕

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稱字，嫌二人〔疏〕

注別何至二人。○舊疏云：所以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洸，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

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為微者，故別何之。

貴也〔注〕貴子之稱〔疏〕

注貴子之

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衛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矣。此名當為字誤耳。則范氏以彼傳稱名為誤，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曰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為貴，不以突是字為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

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如命異耳進之同中士未足以爲榮故超從大夫之例稱字以貴之也杜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疏亦如何義則穀梁文不誤

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瑕不稱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

注據王至之也

○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稱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

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注〕據不以微及大〔疏〕

注據不至及大

○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據以難通義云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

王人耳〔注〕

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

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

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

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列王至殺惡○桓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是朔

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遣子突不能救也桓十六年注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卽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討恥莫甚焉故繫露玉英云遣子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也是也通義云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

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木。宋本同。固本。監木。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貴。明王子突也。與僖八年二十九年。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突。王子突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據衛至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受也。何用弗受也。

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頓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曷爲絕之。〔注〕據俱人也。犯命也。

〔注〕天子命尤重。〔疏〕

注犯天子尤重。○見桓十六年。彼傳云。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之。不成

爲諸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朔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爲篡。以盜國論。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穀梁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其言入何。〔注〕據頓子不復書入。〔疏〕

注據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

于頓。不復書入也。通義云。據鄭衍或言歸或言復歸。

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

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屬託力，加白文也。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

爲天子諱微弱〔疏〕

通義云：篡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爲不言納。辟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朔復國無罪，故復從篡辭書入，以公羊之例立納，入皆篡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例。

○注殺而至言之。○舊疏云：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爲重，不嫌非篡，故不必以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注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篡，故以入言之。○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也。明當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篡。○注他國至曰納。○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剽于戚，是也。剽，賸得國於子輒，得爲篡者。彼傳云：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剽，賸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當絕。今還入衛，爲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曰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卽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朔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齊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蒙其惡也。○注不書至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爲天子諱弱是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眾，又託疾不就，罪得罪天子絕衛朔是矣。欲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

獨重其本會之時〔疏〕

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

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

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

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

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

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會齊侯

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實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

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箕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齊臣子辭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雖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同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即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聽也曷爲不聽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雖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被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凡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令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凡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
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

〔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疏〕

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
五國伐衛傳云魯為不言納衛侯

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
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

不久亦危故不
必錄月異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

齊人歸衛寶魯受之食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
蟲食葉附雅釋蟲食苗生心螟食葉蝥食節賊食根蠹蠹皆螟類故煩擾食利均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校勘記云缶聲字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衛寶此
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桀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

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噬天之降寶命
魯世家作無噬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耶仲甫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縛鐘子孫繫保用高皆寶字義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繁體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爲俘也杜又以爲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

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

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

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

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

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疏〕

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實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實齊實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善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其而後賂之辭也取鄙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其之辭按孔氏用殺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葆以正罔罔之平也亦段葆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論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即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貫矣況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宋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

事後受財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也。按說文。六部寶珍也。詩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夜。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

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竄如雨。〔疏〕

四月書辛卯。爲月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

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考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末兮。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假昔爲夕。左傳。爲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國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爲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實左穀作隕。說文兩部。實。雨也。齊人謂雷爲實。曰雲轉起也。旱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實隕音義皆近。星實字當作實爲正。隕。假借也。故史記宋世家。實星如雨。亦作實。論衡藝文篇。亦引作實。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實而雨。字林。實。卽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恆星者何。列星也。〔注〕恆。常也。常以時列

見。〔疏〕

注恆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恆。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

星復其位〔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麻校之。辛卯四月五日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猶嗟云。

田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幅。祿。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掉。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即。星。實。之。時。所。謂。兩。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

〔疏〕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為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為。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為。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

如雨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疏〕

注不修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櫛也。魯之春秋。

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檣。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啓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舊春秋也。今作弑，孔子所修春秋也。

當言兩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疏〕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藝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實。

星實皆實，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實後言霜。星麗于天，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虛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蝨隊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兩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兩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爲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

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

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

列星至之

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次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顧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嗟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血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然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申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三統歷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歷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鬻其東有六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鬻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鬻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稍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樞衡衡太微也樞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莫楚之強候在莫惑古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六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威信鄂木末木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者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

宗謀祖已。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譖遂。邢衛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弒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纏纏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墮。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遂天王所立。不義不誅。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陽陰。不得安土。正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實至宮也。○舊疏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常星備之說。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半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作本。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枴齊也。律麻志云。子爲元枴。初黎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曰。庶民惟易。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枴。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駭。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歟。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可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蘇疏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者，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爲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隙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 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

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

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

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不實形。又云：粱，米名也。則禾卽粱也。其米爲粟，其實爲粱。其粟之實爲禾，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粟，四變入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藜藿。管子封禪篇：鄒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藜藿六者之貴。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藜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木粱之專稱。其黍稷稻粱連言藿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粱也。如粟亦粱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文粲，下云：稻重一石，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胸胸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

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牛油乎茲。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滋也。免。俛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爲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皆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早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蠹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望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卽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蓋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穀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舉禾實則曰粟。舉粟則曰粱。後世誤以粱稷爲一物。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費維芑。說文引作嘉穀。爾雅釋草。芑亦苗芑。白苗。玉篇云。芑卽今赤粱。芑。白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杏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爲粱。韋昭晉語注。粱食之精者。三蒼。粱。好粟。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菹粱。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粱。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七三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爲禾也。○注據是至先亡。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命也。金下而牛。火下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月也。然麥皆已彌苗。較爲弱。故云苗當先亡。今兼云無麥苗。故

據以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蠹皆以傷二穀。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

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

深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真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當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蝗螟膏者，卽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螟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饑則徹冕，饑則去雉兔，康則損內幣。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不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種大麥，而有粳、菰、芡、勝之書，以稻、黍、稷、麻、小麥、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忘日、小豆、稻、麻、黍、稷、小麥、大豆、米、粟、禾、皆卽穀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苽，小宗伯六齊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菽，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豆，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禾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五穀常數禾、黍、稷、稻、麥，二說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禾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先是莊公

伐衛納洌，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成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遂亂。臣下賤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洌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

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今日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注〕據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疏〕

注據次至齊俟○傳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

也是也經不言俟也

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為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

滅同姓託待二國為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齊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

之〔疏〕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云期共伐鄭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鄭見左疏○注師出不及也○與

鄂本監本闕本同毛本與誤與又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舊疏云陳蔡與魯伐衛即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辟下言及者即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即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為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郎以俟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共伐鄭亦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

眞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遂春秋以來。未嘗據也。何因輒伐魯也。又侯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侯是也。然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實侯。○舊疏云。若其實侯。宜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侯之。故言加以者辟實侯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木人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有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及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皆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

後祠兵于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麻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稷。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道故除。廢之。然則治兵時。皆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

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

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為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一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引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

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者，公羊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曰：馬職，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祭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芣，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次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善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嗚呼！氏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芣，振旅闌闌，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旅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偏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說。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云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勘，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即祠兵之義。

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

注五百人爲旅。○周禮大司馬

文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

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如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請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迅。疾也。爾雅釋詁。訊。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狼絕有力。迅。此振訊。即振迅。理奮迅同義。詩。雄雉。鸞。在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蘿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者。在後。復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者在前。復常儀也。詩。采芣。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何

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

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卽例不書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

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

注爲久稽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藏。以稽市物。注。稽貯蓄也。說文。稽。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之。卽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

曷爲爲

久〔注〕據取長葛久之〔疏〕注據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是也舊疏云彼書爲譏其久今以祠兵爲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

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

舊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爾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辭使若無

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

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

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爲至之意○言爲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俟齊侯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禮兵即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是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道齊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道齊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鄭左傳隱五年注鄭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釋例土地名鄭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

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鄭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鄭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鄭通典雷澤縣在濮州古鄭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鄭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鄭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鄭叔武封于鄭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堽城壩即漢剛縣故地而鄭在其西南蓋近寧陽矣魯成邑在寧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鄭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寧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鄭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出此至文十二年

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

盛則曷爲謂之成諱同姓也〔注〕

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鄭霍魯衛毛帥師曹滕畢原鄭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

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月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鄭傳二十四年鄭爲文昭叔桓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鄭發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鄭魯孟氏邑是鄭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公羊禮說云惠說非也若此處爲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皆爲絕滅同姓也注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滅同姓名也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得之曰此非圍成特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則成之誤卽續漢志濟北之成縣也惟以爲本成國者誤

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不言歸魯〔疏〕

據

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雖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共伐成成降于齊其實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敗

彼不但言鄭敗是不
為魯辟故據以難

辟之也〔注〕

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

自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

注

滅至於齊○通表云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魯因為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圍而已不言降我也王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即伏羲也○注言及至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表云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為孟氏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若不滅矣按圍例時諱滅故從圍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屬書其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諱明故不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

通表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

病之也〔注〕

慰勞其罷病〔疏〕

注慰勞其罷病○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為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

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輾轉爲訓也。易中孚六三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癯之疾。皆讀若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闕其罷病耳。

曰：師病矣。〔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

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

曷爲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

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耶到切。讀

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出皆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疏〕

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本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沒公不娶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水云：故師出者

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規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真無罪也。故舊疏云：所以慰勞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遜也。注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

弟。〔疏〕

冬十一月，經有癸未，麻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

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緇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問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麇，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斃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麇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公羊義疏二十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

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

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

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蕤蕤暨通以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蕤注蕤至也下篇且部暨與也至也是也杜云蕤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蕤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

一統志蕤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爲與大夫盟〔注〕据與高後盟諱不言公〔疏〕

注据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後盟于防傳齊高後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

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也因與大夫盟諱沒公故据以難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据高後名〔疏〕

穀梁傳公不及

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此以諱與大夫盟不名也故注云据高後名明非衆也杜云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

爲其諱與大夫盟也

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

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疏〕

注鄰國至愈也。釋文作歃，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

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見鄰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春秋譏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惡得諸大夫約束之者愈者，謂較與一、二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至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何注同，其言小白出奔，在襄公立後，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伐齊不克，故深爲諱。左疏引賈服亦以爲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卽盟蕻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常齊無君，制在公，安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

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然。定十二年。公圍成。公不自圍成。成內邑。書致者。彼注云。成。仲孫邑。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注子糾至錄之。○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弑。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

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

作納子糾。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愆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次正不稱公子。其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楚公子比稱公子。蓋皆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問有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耳。則此無子字。其明。至引定本有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賈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愆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復是愆之乎。劉與賈同。沈文何駁賈。劉炫從賈。其意雖異。然卽此可推。至是始稱子。前但稱糾而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既云亦作納子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

通義云。使之入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 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疏〕

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猶者曰。侵略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害其重者也。然則侵略戰圍入滅數者相對。是其

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捷苗不言伐而已。實非輕重兩舉。故得言之矣。按。納與伐非輕重之辭已明。傳言之。無義例也。○注據晉平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苗于郟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擗實入不舉伐納頓于子頓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

言伐也。不得據彼為難。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穀梁傳云。當可納而

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胡會齊師伐衛。故曰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故卑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諱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為孽。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不諱為惡內耳。廢疾所云。亦非何氏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注伐者。至云爾。○舊疏云。下十年傳曰。猶者曰。侵略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略。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舉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而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

當去國。見望言公子糾。〔疏〕

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鄒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

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見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國言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君前臣名也〔注〕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魯

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

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

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鄰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晉君前不臣也○注禮公至魯也○詩柏舟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即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勞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

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魯月爲篡也。納糾非篡者。子糾次正宜立。且下文書齊小白入于齊爲篡辭。則此非篡可知。非篡而言納。所以刺魯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次正者。史記敘出奔云。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又云。次弟小白奔莒。是小白次于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注〕據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子也。〔疏〕

注據宋至子也。鄂本以下同。何校云。地當作池。按見定十一年春云。宋公之

弟辰及仲佗、石彌、公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

通義云。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

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月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襲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移惡於魯。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疏〕

舊疏

云。掘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誅伐篇。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奪奪宗。因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言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繁露玉英云。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

爲君者而立罪亦
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

秋七月經有丁酉月之二十五日按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弑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

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
年之諱取爲遷義同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齊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水經注瓠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游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彫水平地出泉曰彫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彫外卽此水亦謂之時澠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彫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脉蓄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撮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鄒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嘗淺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據郎之戰〔疏〕

注據郎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

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魯敗績故難之

伐敗也〔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

字作夸。从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治長篇，願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

曷爲伐敗〔注〕据內不言收績，曷爲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据內至取敗，謂既敗績矣，曷爲夸大，故難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收爲榮，故錄之。高齊

襄賢仇牧是也〔疏〕

〔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

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魯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忘讎，乃可以自解，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弑，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收爲榮者也。不及孔父者，孔父死在殤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

〔注〕据納子糾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疏〕

〔注〕据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爲微，故言此。通義云：据不出主

名似內微者文

公也〔注〕如上据知爲公〔疏〕

〔注〕如上据知爲公，如若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爲公親行也。

公則曷爲不言公

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注〕据諱與讎狩〔疏〕

〔注〕据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

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驪狩也。公與驪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驪宜見與。故據而難之。

復驪者，在下也。〔注〕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

夫以爲不如以復驪伐之，於是復驪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

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

通義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驪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驪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驪伐之，桓又非驪子，故不與復驪也。令

實復驪，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驪。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誤倒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驪，人人所共，復驪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常義戰，逗繫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驪，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

唐石經作其言取之何，諸本誤脫言字。〔注〕據

楚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四年，楚子麇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浚洙，

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因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

使若齊自取殺之〔疏〕

脅者書僞古文充征。脅從罔治。秦誓。脅權相滅。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膀也。掖下爲脅。引中之。道脅人如在肘腋下。亦曰脅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

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凌洙傳。凌之者何。深之也。崑爲深之。畏齊也。崑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凌洙。故云以下凌洙知也。○注以稱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歸獄于齊。不得書齊鮑叔也。舊疏非。又共國當作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未有成也。注此傳發者。解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王。裁校彼注疏云。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國非國共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下注云。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與此齊魯同惡同故也。○注時小至殺之。○釋文作邵忽云。本又作召齊世家云。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謹也。請得而甘心。隨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主。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筮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故請往。管子小匡篇。桓公曰。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從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綽。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

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勳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智，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驪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管仲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徭，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語亦有其事。詳略互見。管爲齊魯殺子糾，恥其故分惡於齊，使若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据不立也〔疏〕

〔注〕据不立也。○下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

未立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

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因解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

齊取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媵及姪婦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蓋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母貴也。○注故以至爲君。○舊疏標起訖無者，字宜

爲衍文。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

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正。故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小白爲弟。可爲此傳之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彘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見公子糾。管子大匡亦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據有云。史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曾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而又承程子之誤。紊亂倫次。譏妄立說。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又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注明魯至弒君。○穀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所以魯亦當坐弒君也。故稱人以見國共也。○注因辭牽疑也。○通義云。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公無適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據薄昭詭詞。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故知上言糾糾非篡矣。舊疏云。此經若不言子糾。上納言糾。有當國之嫌。後人疑其篡矣。今作嗣君之稱。則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嫌疑也。按白虎通封公侯篇。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弒也。春秋經曰。齊無知弒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班氏所據。多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爲襄公子。襄無適子。子糾爲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是桓公之立。有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貶之也。○注月者。至君例。○春

秋之例。弒成君例。日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注。日者從外赴詞。以賊聞例。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肆。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未踰年君當月。此子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君例也。奚齊因不正。故略而不月。若然。僖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其成君亦不日者。彼注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義同。奚齊同也。此外諸侯之例。至若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君而日。與不日不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異。當文各自有解也。○注王書至取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齊。但因見魯之惡耳。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

杜云。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經泗水篇。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北。分爲二流。注云。北爲洙。潰。春秋莊九年。齊浚洙。京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

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七十里。闕里。皆洙泗。去洙水百步餘。故文水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入泗。段氏玉莪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山前志。蓋下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水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下縣。入於泗。按此條水經。與志河殊。志云。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縣之于山也。本其源而言。故下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刪于字。謂臨樂爲蓋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下縣。不云出蓋縣。又皆云。洙水至下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然則卽改池爲泗。亦與水道不合。安知班氏時無池水。抑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沈水。下合泗。乃作沈字。俟考。蓋洙水在班時已非故道。故其書法不同他水。至桑郈時。更昧於臨樂之源。乃誣班爲出蓋。如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易漂也。許亦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恐非許氏元文。淺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在曲阜北四里。上不得其原。下

流不入泗而入沂，又非酈氏之舊，蓋湮沒已久，以是冒之耳。注以言浚也。舊疏云：正以與尚齊浚，賦治之文同，故知水名。今尚齊作潛，賦治距川，玉篇潛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浚之者何？深也。

〔疏〕 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浚窮而能達，注浚深也。易浚恆，侯果、虞翻注並云：浚深也。酈作潛，爾雅釋言潛深也。齊魯陶謨之潛，賦治說文各部作容，賦治距川，然則訓深者，容正字浚，假借字浚於說文，訓抒也。繫

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潛，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曷為深之？〔注〕 据本非人功所為。〔疏〕 注据本至所為。舊疏云：正言賦治之屬，是人功為之故也。

畏齊也。〔注〕 洙在魯北，齊所山來。〔疏〕 穀梁傳：著力不足也。隨職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注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城

北，浚深之為，皆備魯在齊南，故為齊所山來。曷為畏齊也？〔注〕 据伐敗也。〔疏〕 注据伐敗也。即上傳云：此其言敗何？辭殺

子糾也。〔注〕 時魯親見魯，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

怒為備，亦所以起上脅也。〔疏〕 唐石經作殺，鄂本、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役，誤。注時魯至脅也。此探上齊人取子糾殺之為說，因辭不肯殺子糾，致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為備，皆以諱畏齊也。上

注云：以下浚洙知其脅，故此云亦所以起其脅也。新語懷慮云：魯莊公据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仗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竟，命氏邁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若萬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為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為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為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

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浸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

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有長勺。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曷者曰侵〔注〕。曷，靡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靡。〔疏〕

注曷靡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按何注：曷，靡也。周禮音義云：粗音靡。本亦作曷。何訓曷爲靡。而鄭引傳卽作粗。猶何訓野爲鄙。而鄭引傳卽作留。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只曷粗作曷。

漢書藝文志：庶得麤物。又敘傳：物舉僚職。師古注：物，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尙靡。○周禮大司馬職：百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與浸義近。詩：下泉，浸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若水之浸物然也。故用意靡。

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

注精猶精密也。○說

文米部：精，擇也。又廣韻：精，熱也。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亦謂精密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尙書敘曰：武王伐紂，類聚引說：願辭云：伐人者，深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君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擊其罪，兼用公羊左氏兩傳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僱鐘鼓爲侵，失矣。伐者深

入其竟。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恆舉月。善善錄之。按詩采芣箋云。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疏云。此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稱者。侵者。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注。引春秋傳曰。稱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然則鄭參用三傳文也。周禮侵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傳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吾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纒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也是也。戰不言伐。

〔注〕舉戰為重。黎戰是也。合兵而刃曰戰。〔疏〕

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為誤。謂鄂水黎誤。黎齊氏召南。黎戰。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為即桓十年冬。齊衛鄆來戰。

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鄆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懼警之也。春秋譏曰。戰者。延改也。延改蓋延攻之。說文戈。部。戰。鬪也。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楚子圍鄆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

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鄆是也。然則

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禴禮宴圍。敗謂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禴禮也。

入不言圍。〔注〕舉入為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

也。得而不居曰入。〔疏〕

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郭是也。按外郭謂之郭。故入重于圍。○注得而

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都曰入。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者。逆而不順。非王命

而入。入

滅不言入。〔注〕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取其國曰滅。〔疏〕

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俘人倫外，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視百姓，則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伐、圍、入、滅、用兵。麇，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伐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市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按賈氏以戰輕於伐，非也。

書其重者也。

〔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彊宋，南北

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危之。〔疏〕

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

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尙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黜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詈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祿言令尙書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善。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禁兵器，斷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不議也。○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公伐齊之屬是也。今書月，故如此解。穀梁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道所遷之地〔疏〕

注以其至之地○宋本、鄂本同、闕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蓋與傳不通相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

于某知非
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

宿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

禮記曲禮疏曰
遷履注、遷或為

遷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繫、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諸侯之師、還鄰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按、此蓋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杜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如成二年傳、郤克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其往來、杜者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

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

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從宋也〔疏〕

穀梁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為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

陽亦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亡辭者，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者，那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地遷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貶宋稱人，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取之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魯國同。九伐有犯，令凌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謂自遷者，僖元年，那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月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齊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師滅譚之義也。故絕之。按下譚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主書者從宋也。○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

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卽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

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地理志：濟陰郡乘丘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卽此是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爲漢濟陰之乘丘縣。乘丘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乘丘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丘，古乘丘，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丘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丘縣

顏氏注。公敗宋師。卽此地。榘按魯師自零門竄出。零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郊。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壤。則乘丘爲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爲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酈元。雖皆言爲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說禮記正義云。乘丘。魯地。水經注。洧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徂乘氏。故城南。胡氏謂卽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卽爲魯近邑。則乘丘去魯必不遠。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不言乘丘〔疏〕

注据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蓋涉下注誤也。

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蓋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義似乖故難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

杜云。不言伐。齊爲兵主。背蔽之。盟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按郎

爲魯地。故知爲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疏〕

注据齊至言次。○卽哀十一年。齊國書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

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當言

伐也〔疏〕

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本。宋本正。通義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善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爲齊未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與戰。

則須書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繼云次。未成於伐。魯

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

速勝之。故云爾。所以疆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疏〕

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雲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按左傳。明二國皆纒。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本纒作譏。鄂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疆內。○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亡。昔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魯敗乾時。浚洙微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郎而能勝之。故書以疆內。穀梁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疆內義。○注且明至其惡。○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爲臣子之法。宜行君父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是也。若見君父之惡。當正而救之。即上注云。魯微弱深見犯至是也。於近邑。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

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寧府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樂舞也。獨斷云。維清。秦魯武

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舞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爲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

注州謂至梁雍。宋本當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

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莫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得楚乎。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射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

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

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

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為詳錄。輕賤為略之也。

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

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

類也。〔疏〕

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下者法也。按馮寄條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分子雖最

孽謂變夷之孽者耳。○注春秋至玉法。○舊疏云。○卽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卽隱元年鄭斐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刑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證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据獲晉侯不名。〔疏〕注据獲至不名。○見僖十五年。彼傳云。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

絕。〔疏〕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字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引春秋莊十年。則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

〔注〕据晉侯不名絕。〔疏〕注据晉至名絕。○僖十五年傳注云。釋不齊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善已起。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尚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者。絕晉侯雖未

生名。仍當坐絕。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得也。齊微子。乃罔恆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爲敵所得同也。穀梁傳。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爲不言其獲。〔注〕

据晉侯言獲也〔疏〕

注据晉子獲也。通義云据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

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

極始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使夷狄主中國也僖十五年疏云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論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則其言

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所以降夷狄辱天子為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尙無大賤義齊序曰以歸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此亦應同。注夷狄卒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近中國言之非必決矣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所見世與楚異也春秋假楚發七等進退之義重後世以王者治外夷之道漢齊匈奴傳贊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勢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儀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

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

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運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公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譚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譚作鄭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据衛侯出奔也〔疏〕

注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者欲据二人故不消所奔國也

國已

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

也〔疏〕

杜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為說○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不名譚子奔莒

茲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必也正名乎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范云凡奔奔者豈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公羊義疏二十一

莊十一年

盡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

〔疏〕五月癸亥，月之十七日。杜云：郟，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遷紀郟，郟之郟在都昌縣西者爲二地。說文邑部。郟，宋魯間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澠移不書。〔疏〕

注據澠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郟婁田自澠水。傳云：其言

自澠水何以澠爲竟也。何言乎以澠爲竟。澠移也。注：魯本與郟婁以澠爲竟。澠移入郟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澠移所以爲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澠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

二國比與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

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與兵相敗。卽上所云公敗宋師于郟。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戰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愨公驕慢。晴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傳云。爲王者之後也。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子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

故從在國辭。〔疏〕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

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其言歸于鄫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鄫非紀國而言歸〔疏〕

注據國至不書○舊疏云即上年紀侯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

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書非甯且非大歸○注鄫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鄫既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據以難

隱之

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

書書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

之〔疏〕

注叔者至爲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爲叔○注來歸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歸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罔信

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魯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足僅以歸鄫爲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按隱七年注云隱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踐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鄫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杜義本此○注鄫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矣按上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繁露竹林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鄫以起之同附庸也○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例皆書月爲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

接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接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

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公羊春秋傳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左氏穀梁作捷菑。接捷二字。古多互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宰注。接讀爲捷。勝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爲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證。包氏慎言云。八月經有甲午。厥八月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出奔。不應八月弑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厥爲九月。按甲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

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作無累乎。曰有是也。孔父。荀息

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

元年左傳。疆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疆禦。皆二字同義。非疆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疆不可禁。亦以禦與疆同。圍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疆圍。顏注。疆梁圍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為強。國策注引詩。作不辟強禦。

其不

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注戰者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

是也。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疏〕注散放也。呂覽貴

當云。狸處堂而衆鼠散。注。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詳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開。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顯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有稱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

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為大夫

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籀。葉本籀作薄。按當作籀。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辭學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

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也。按方言。博謂之蔽。或謂之簡。秦晉之間謂之籩。吳楚之間。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籩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鬻環。或謂之棋。所以投籩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夫弈之爲數。注。弈。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疏證云。籩。博古通用。說文。籩。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冑作籩。籩。碁也。局。博所以行碁。弈。圍棋也。荀子大略篇。六武之博。楊倞注云。卽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篔簹象碁。有六箸。王逸注。篔。玉也。蔽。籩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碁。故謂六籩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廣雅。籩。箸謂之箭。死專。籩也。廣平。枰也。曲道。碁也。圍棋。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籩。通作博。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水。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爲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碁局謂之弈。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弈。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碁之變。由不可旣也。亦卽弈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瀆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弈秋以碁局取譽。注。弈。圍局也。碁。卽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碁。弈爲圍棋。博爲局戲。說文。籩。局戲也。六箸十二碁。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籩。王注。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籩。方言。所以行碁謂之局。鮑宏博經。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爲一畫者謂之寒。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寒者。五寒之間。謂之五寒。然則博卽後世之雙陸。弈卽圍碁。皆謂之枰。以其局用板平承於下也。行枰者皆謂之碁。故說者或合或分焉。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章。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鏈。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

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奔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奔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過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奔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風伸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與弈益遠矣焦氏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處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

婦人皆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

注淑善○爾雅釋詁云淑善也詩曹風鴈鳩云淑人君子是也

魯侯之美也〔注〕美、好

〔疏〕

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執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頤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

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計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

〔疏〕

注故計至以言○釋文計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計而相斥其相告計也下篇計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計而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計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計也

閔公矜此婦

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

注色自至婦人○管子法法篇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倍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謂萬有魯

侯執與寡人美之語其自美大可知

妒其言〔疏〕

說文妒婦妒天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妒吾躬。列子說符篇。爵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己也。

顧曰此虜也

〔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

注顧謂至虜也。顧謂側婦人曰。逗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斡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斡。虜執虜者。

禮記曲禮云。獻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斡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潛公怒。斡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

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

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疏〕

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潛公謂萬嘗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訐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

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

唐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

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虜絕句。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本異也。俞氏繼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其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爲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猶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萬怒。搏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所至。若言何至是也。

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

注脰頸也齊人語。蜀大字本及漢制考同。宋本閔本監本。毛本頸誤脰。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豎

立也。說文：頸，頭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頌。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唯嗣。新序云：萬怒，遂搏閼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滑公於蒙澤。

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

注：手劍至罵之。閼

本監本：毛本，拔作技。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虜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手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徐夔音七。說文：口部：叱，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辱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嗜噓叱咤。千人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臂撥仇牧，碎其首。〔注〕

側手曰撥。首，頭。〔疏〕

唐石經：臂作辟。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校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撥非臂撥也。經義述聞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

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攙。說文：攙，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撥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撥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撥字始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撥。故說文無撥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閼通義云：臂撥者，以臂掩而殺之。〔注〕側手曰撥。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擊。撥注：撥讀楚人言殺。〔注〕首，頭。○難。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齒，齒也。古文首也。象髮，謂之髮。髮即齒也。齒著乎門，閼。〔注〕閼，扇。〔疏〕爾雅釋宮注：平作于。今本于作平。非。〔注〕閼，扇。校勘記：唐石

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闔不閉。注：闔，門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闔閉不可以毋闔。注：闔，扉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搏牧，牧之，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獍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

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

八，載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注〕猶乳至至也。○獍，鄂本同。闔本，監本，毛本，獍作攫是也。釋文：攫，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樊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畜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獍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搏至誅之。○各本博作搏，誤。依鄂本。闔本正。宋本誤作傳。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而彊梁自尊也。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卽言宋萬是也。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者，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

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不能殺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卽此注彊

禦之賊明當急誅之意。○注萬弒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弒君之賊皆不重見。即宋督、鄆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齊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齊月者。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忠。明當防之。亦與此明禦禦近。通義云春秋不嘗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范云。宋久不討賊。致令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禦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

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

功也。〔疏〕

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為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

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

惡。〔疏〕

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也。京

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慰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一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遂爲魯邑。未知所本。○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爲賢者諱。而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尚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春秋之義。聲功掩過也。時齊桓公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鄆。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僖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計桓公之立。雖有北杏之會。前有篡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

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關。爲運道所經。水經注。甄

子河篇。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齊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據唐之盟日。〔疏〕

注據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

舉不日以包也。

易也〔注〕易，猶倂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

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客睥人而簡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訓為

倂易。按易大壯音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倂易也。詩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倂易之道。正義曰：言乾以倂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為能易。詩義並與此同。按說文：人部，傷，輕也。一曰：交傷，交傷即倂易。蓋何川當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禮記郊特牲注：易和悅也。論語包注：易和易也。皆親信無後患義也。通作施。詩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是也。爾雅釋詁：平均，夷弟，易也。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親信義近。

其易奈何，桓之

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

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

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士冠禮：進受命於主

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穀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魯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甯死而又生乎，甯生而又死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者，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莊公曰：寡人

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

之。〔疏〕

新序云：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卽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

殺之是也。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

注當猶至之辭。

○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邛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鄂本劫作卻。誤。

莊公曰：諾。於是會乎。

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

長其敬。〔疏〕

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記祭法：一壇一墀。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注：累土為壇。書金縢：為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土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蓋

於平野築土為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土衆，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築三相聚也。史記孔子世家：為壇位，土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為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禮記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為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為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記禮云：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為埽，以象牆壁為宮者。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臨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即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

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

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

新序云：乃會兩君就壇。兩

相相揖曹劌于劍拔刃而進道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魯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匕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劍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汶則可否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何爲列傳與各書記皆違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

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爲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還同廣

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書愕驚也說文彘部還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殿之注愕驚貌卒諷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魯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爲骨曹子曰〔注〕莊

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

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

城壞厭竟〔注〕齊

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

釋文壓境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

云以喻侵深也

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

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

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卽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爲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道桓公子壇上曰城壞壓

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必將攻復，君不計及之與也。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

新序云：管

仲曰：然則君將何求？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

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田。史記齊世家：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

侵地，則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固大善矣。

管子顧曰：君許諾。〔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

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即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

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

桓公曰諾。〔疏〕

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新序云：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是其事也。

曹子

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為殺性不絜，又盟本

非禮，故不于壇上也。〔疏〕

新序云：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

壇至公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潔。○舊疏云：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繁作潔，依宋本正。○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即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已盟。曹子

標劍而去之。〔注〕標，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

〔疏〕

刺客傳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已而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標劍而去是也○注標辟也○釋文標普交反辟也劉兆云辟捐也孟子萬章篇標使者注標標也首義標

音杓又音拋與此同詩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標符小反與此異而標辟同爲拊心則標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擊搗也搗裂也一曰手指搗也驪旌旗所以指戲也標卽俗驪字應訓搗搗訓擊擊卽辟趙氏訓標爲驪猶此訓辟也詩召南標有梅傳標落也標乃受字之借曹沫標劍置地標義與受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標擊也與此異○注時曹至云爾○舊疏云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而守桓公矣及其盟訖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遠也按端正

也謂正持其劍守桓公也則始不辭

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

注臣約至盟爾○漢書文帝紀

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閻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

而桓公不欺〔疏〕

齊世家云桓公後悔

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忽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繁露竹林云齊桓知不肯要盟以自滿洗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

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

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

齊世家云於是遂與魯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

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驕，而君不驕。信著天下矣。遂不信。又云：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耐于王父也。注：猶當爲由。新序云：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鄆。○即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鄆。又十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鄆，是也。○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注：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鄆，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之語。新序云：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霸，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爲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爲不欺，不怨，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桓盟不日。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喜其君父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爲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疏〕左傳以爲宋人背北杏之會。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

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

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疏〕

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單伯會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之文。按杜云。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唯以單伯為周大夫為異。穀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注書者至淺也。○後會書會。即刺其不信也。隱元年注。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鄭婁子克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墓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即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義。○注從不至惡淺。○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也。當然。

秋七月。荆入蔡。〔疏〕

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欒信云。楚子食淫。為息媯滅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

傳云。狄之也。

此亦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疏〕

釋文。鄆。本亦作甄。杜云。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孟彊與齊豹狎。奪之

司寇與鄆。即此。鄆。讀絹。漢末為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鄆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一統志云。鄆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疏〕上十四年會于鄆。穀梁傳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為欲推桓為伯，故復會。

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為復同會。推齊為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考之則

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為齊桓未為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為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

〔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按此與襄公在時如齊異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未知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疏〕釋文：兒音鄭。左氏穀梁作鄭。元和姓纂：兒，鄭摩來之後，亦為兒氏。是鄭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注之又云：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

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公羊義疏二十二

莊十六年盡

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疏〕

蓋報上年之饑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猶贖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鄆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

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

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愛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按今爲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

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彼誤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則鄆幽之會爲齊伯始齊桓

以尊周爲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

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刀而以和爲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

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是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即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瑣岡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瑣釋文作瑣毛本改從之按瑣正字瑣瑣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滕子以

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
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

左、發作鄭瞻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瞻說苑雜言篇引作是瞻韓詩外傳風俗
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瞻瞻通也。

下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

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

此鄭之

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據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

注據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
士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

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所

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

之而已〔疏〕

通義云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
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臯陶謨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僞孔傳孔甚也。

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是甚佞即孔壬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壬佞也郭引書而難任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
後漢書鄧暉傳孔任不行孔任即孔壬即甚佞言大佞也佞人好作大言欺人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與人誦

曰。佞之見喪果佞其田。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爲壬。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
 ○注爲甚至執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爲大夫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注然不至成也。○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爲至未成也。則然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非爲齊執甚佞者。齊若以
 其佞執之。當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正如左氏所說。怒鄭不朝。故耳。按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入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罪之人。何爲去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外大夫。春秋不憚其語重詞復何耶。○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伯。依鄂本宋本正。所引見論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
 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澣于遂

澣者何澣積也〔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漬。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文改漬。非。左氏穀梁澣作澣。杜云。澣盡也。疏以爲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澣衆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澣我良人。傳。澣盡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澣旃。注。澣。盡也。說文支部。澣。微盡也。从步。

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澣旃。注。澣。盡也。說文支部。澣。微盡也。从步。澣聲。春秋傳曰。齊人澣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澣。

衆殺戍者也〔注〕澣者死文。澣之

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澣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

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

注：澣者至澣積。○禮記曲禮云：四足曰澣。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

染澣而死。說文水部：澣，澣也。从水，戡聲。又澣，澣也。从水，書聲。又澣，久澣也。从水，區聲。則澣爲澣汗相染，連及衆盡之辭。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澣，傳以澣解澣，義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澣澣謂之澣澣。又引字林：澣澣也。廣雅釋詁：澣澣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澣曰澣。段注說文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作積爲長，許之澣澣也。澣義不與澣義聯，可以知許說矣。按今人以物久積水爲澣，則澣亦有久積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澣麻，傳澣柔也。疏引考工記注：澣漸也。楚人曰澣，此云澣柔者，謂漸澣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澣而澣之。史記貨殖傳：漸澣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略：澣澣肌膚，皆積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澣，澣相澣汗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澣也。齊人爲遂所澣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佩部：衆，多也。从亼，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芣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饜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饜，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二傳皆以爲饜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士，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衆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衆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注不帶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 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

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

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

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來者。若傳重言之云爾。傳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

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訓。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注。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彼注誤。○注蓋痛卒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卒爲後敗。卽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以娶淫女是鄭瞻計爲春秋說文。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公取楚女。緯候未興。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云。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譏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議。○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非伯討。疑詹無惡。故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繁。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本兩未可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舊疏引鄭氏彼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好之亦作善之也。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山私之所致也。鹽鐵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上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呈顯

冬多麋〔疏〕

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說文鹿部麋鹿屬冬至解其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沈牛塵麋注麋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隕麋角又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麋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

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疏〕

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之言迷也漢書五行志注李奇曰麋之爲言迷也麋迷疊韻爲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塗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木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塗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塗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述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因多麋與何義合博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陵民人隨此陵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

獸。嘗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陰陰類。故多。變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疏〕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廢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朝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劉氏達祿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經義述聞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尙有虧之處未復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且日食。而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爲晦魯衛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且日食。而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愷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子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歷爲二月晦日。然則經書三月者。正其當爲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汭引長歷。三月餘癸未朔。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蘗洲答問。問曰。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刻。交周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

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爲之食。漢書五行志云，獻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

大事表云，杜注，公逐戎于濟水之西，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卽謂追，此追戎以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已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彼云齊人侵

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已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鄆，舉齊侵

也〔疏〕

注據公至侵也。○卽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舉齊侵也。鄆，闕本監本毛本同，鄆本鄆作鄆，按十行本疏中凡鄆字皆作鄆，當據正。

大其爲中國追也。

〔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疏〕

注以其至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限其所至。乃是自爲己追。故知如此。

此未有伐中國

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疏〕

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

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舊傳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閒。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雖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

〔注〕據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也。〔疏〕

注據公至于也。○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

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

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

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爲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爲大辭。○注言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未

下不蒙

日月

秋有蠹。

何以書記異也。〔注〕蠹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

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疏〕注蠹之至惑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蠹猶惑也。舊疏引五行傳蠹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

故也。漢書引經文作蠹亦蠹之變體。釋文蠹本又作蠹。馬氏宗樾左傳補注云。呂覽蠹蠹高誘注。兗州謂蠹為騰音相近也。淮南子沈州謂之騰高誘注。騰讀音近殆。緩氣釋文蠹本又作蠹。下篇蠹或蠹皆徒得切。是蠹字本作騰。因方言讀為蠹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蠹蠹章懷注蠹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蠹亦解為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騰自音蠹音騰同部假借也。此經之蠹自為短狐。何杜義同。杜云蠹短狐蓋以含沙射人為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為鬼為蠹。傳蠹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蠹音域。狀如蟹。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蠹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木蠹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蠹。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蠹山者。有蠹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蠹是食。郭注。蠹短狐也。似蠹。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蠹蠹短狐。王逸注。蠹蠹短狐類也。短狐。鬼蠹也。大招又云。魂虐無南。蠹傷躬只。王逸注。蠹短狐也。引詩為鬼為蠹。廣韻引元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驚鴛鴦。悉食之。似作短狐亦通。○注象魯至見也。○感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蠹。劉向以為蠹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半。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蠹。蠹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娶齊之淫女。故蠹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冥賦之禍。嚴不寤。遂

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何氏言象魯爲鄭瞻所惑。正以莊信鄭瞻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大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卽此是也。公羊問答云。問。蜮之猶言惑也。其義何取。曰。人臣蠱惑其君。則蠱生。周禮蠲氏疏引服虔云。蠱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螫。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薄。薄蟻。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蜮如螫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祇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機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鸛鶴來巢。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有。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或。或有。有時。或。或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蓋書多者。魯所常有。今歲特多。故以多爲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有爲異也。舊疏云。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鸛鶴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疏〕
孔氏廣森音義云婦絕句于鄆絕句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

遂事襄
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

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
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章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說文人部侯

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侯女段注侯今之媵字釋言媵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爲媵之本義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齊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

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也○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媵也春秋

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即一夫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疏〕
禮上昏禮云媵御箴注姪兄

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弟之子爲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

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
弟者何弟也〔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

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

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上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上昏禮注並云。姊女弟也。卽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弟同夫之女弟也。段注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姊妹。與男子同。而惟賸已之妹。則謂之姊。蓋別於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姊。無言弟者。今大徐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娣。後生爲姊。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姊。弟也。言與妻相長弟也。以姊兼姊言。非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娣姊本雙聲字。釋文。姊。大結反。姊。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原而強爲之詞也。

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姊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疏〕

注必以至親也。○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姊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姊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

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姊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舊疏云。備姪所以尊尊。備姊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玉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

按此卽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杜欽傳禮。嘗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妻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娣。娣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娣。娣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志塞爭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

〔注〕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

注據伯至媵也。○見隱二年。按彼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

以媵書也。

爲其有遂事書。〔注〕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

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疏〕

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

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蓋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卽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詳錄三國媵。亦非以媵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鄆。○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

大夫無遂事。〔疏〕

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是此其言遂何。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

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

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讓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誅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達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之爾○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脩也不可逆爲備設也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郵幽

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卽更出地

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

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

漢書

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顧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僂矯制大害法至死僂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

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卽公羊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闕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類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又十六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潁伯滕子同盟于陶。皆無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行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非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雖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鄭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陶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歸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雖不近命。而卽與雜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喪。至。之。也。○舊

疏謂莒鄆是也。正以鄆爲衛地故也。明至鄆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鄆者盟地。非致賸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鄆。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鄆子會盟于鄆。妻已西。鄆妻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鄆。妻也。于鄆。妻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鄆。妻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鄆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賸向衛。至鄆。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鄆。停女會盟。鄆是盟處。故言于鄆。非本期送女于鄆也。然則鄆卽盟地。若更書盟于鄆。則嫌上鄆爲賸出。似專送女子于鄆。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爲內。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爲結專盟。非賸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鄆非賸婦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爲遠事假錄賸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虛其主名。○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賸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卽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下卽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自在結也。蓋魯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

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歲。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

知不僅如穀

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疏〕

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讀本榮見遠也。句當有誤。周禮

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鄙爲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干畿之邊。故鄙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走部。邊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巳月者。異國。〔疏〕

注月者再出也。

○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爲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

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瘠。云瘦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病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戮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

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濊于遂。傳。濊者何。濊。積也。衆殺成者也。何注。濊者死文。濊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濊。積衆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髒。鳥獸殊骨曰髒。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濊汗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擘。毛許皆云。擘。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二經。漬字。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髒。故書。髒作脊。先鄭云。脊。讀爲積。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首之尙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病也。漢食貨志。骨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葬者。公羊漢志。瘠。卽髒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髒。蔡氏高氏云。有肉曰髒。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髒。假借作漬。作瘠。皆同音假借也。漬又作殯。○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腊。云。瘦也。或作瘠。从疒。得聲。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瘠。病也。說文。瘠。災也。災卽病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舊疏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更言大耳。

痾者民疾疫也〔疏〕

注。痾者至疫也。○經義雜記云。痾亦俗字。當爲癘。集韻云。痾。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从疒。蠱省聲。何義本。此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從詩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答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

大瘠者何。痾也〔注〕

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蠲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窮埋之。有親長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殯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戶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救厲之道也。按痾與厲通。惠氏棟云。痾卽癘字。古厲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列。可證。方言三。凡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

謂之癩。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癩。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白關而西謂之毒痢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瘧疾。惠氏十奇禮說云。瘧疾者四時之疫氣也。川鬱爲汚。樹鬱爲蠹。草鬱爲蕘。氣鬱爲癘。木鬱發於春。火與上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爲瘧疾。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瘧。惡疾也。左氏傳。瘧病不作。杜以瘧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瘧之異文也。瘧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瀆。此古木也。說文羊部。別出羴字。則因記又四足曰羴。益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注。疥癩之病乎甲之象。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

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疏〕

注與宋至同義

○卽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汗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爲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嵬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齊本或作癩。或作瀆。當是嚴顏之異。痢與癩同。癩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

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

穀梁作伐我。趙氏垣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穀梁作伐我。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

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

恐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為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書葬〔疏〕

注春秋至書葬。○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纂明者。謂有立入之文。纂明書葬。

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去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葬。僖二十四年無入文。而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爲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爲諱者。僖十年傳云。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葬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葬然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佚省。左氏穀梁作皆。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皆。惟歲。康誥人有小罪非皆。釋文木亦作省。潛夫

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氏文弼龍城札記一云。古皆省通用。周禮大司徒皆禮。卽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疏蓋見有作佚木。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段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

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佚。跌。通。說文足部。跌。踢也。一曰越也。淮南修務訓。夫墨子跌蹶而超千里。注。跌。疾行也。疾行亦有過義。公羊問答云。問

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卽跌之省。國語周語。不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

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行乎。

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

注謂子至省也。○勅。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勅作敕。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慎。正義按尙

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亡之日也。詩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旣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

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云。北方之性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推移大轅。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旣也。是也。肆

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

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

己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

注省日。至恩也。○闕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不避子卯。注。旣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

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虜之大義。而桀紂罔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沈氏形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驚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禮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節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子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肆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胥佚之誤。忌。讀爲己。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胥。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范注。易稱敕過宥罪。書稱胥災肆放。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常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爲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卽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眚。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娶仇女。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爲有罪之人。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夫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卽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母視之。桓公之仇。久置度外。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爲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僞矣。○注猶爲

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不書葬。齊懿公貴臣子不討賊。蓋商人本弑君之賊。宜絕齊之臣子不能致討復臣事之故。商人見弑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責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臣。既未知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責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敘罪人。而後葬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歷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

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使

終不忘本也。〔疏〕

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

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糶。○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也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倍二年傳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嬖氏卒。傳。嬖氏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證嫡母繫夫。哀姜薨。葬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嬖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嬖氏之喪。直云葬定嬖。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

於葬略之矣。定嬖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嬖未得全同夫人矣。○注言小羊辭也。○毛本於誤與。依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爲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諡篇。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閭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章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卽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諡。夫人有諡。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諡。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諡。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諡。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諡。定公之妾嬖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嬖。此末世黷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

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穀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搆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上爲義。故得通。

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視專殺大夫爲重。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疏〕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仇作娶。繼穀梁疏引同。春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

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歷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

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

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

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即

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曷為就吾微者而盟〔注〕

據暨與公盟也〔疏〕

注據暨至盟也。○舊疏云即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誤。

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

當出名氏〔疏〕

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貴略之此月者隱公暨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者矣傳

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矣此詳錄之知為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閔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齊蓋非。

公則曷為不言

公諱與大夫盟也〔疏〕

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二十三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卽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

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

鹿皮，所以重古也。〔疏〕

注納幣至是也。○鄂不納徵不重，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朔，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運改疏文也。○注凡婚至時候。○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擊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鉤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擊，擊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誓不用死雉，故用

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摯常用雁。而雁不可生致。故舍雁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注唯納于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儷。昏禮云。納徵。元緹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介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周禮下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繡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繡字也。古繡以才爲聲。納幣用繡。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蔡氏德晉云。納徵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緹。至地也。○昏禮注。用元緹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元緹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緹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緹二。元三。法天。緹二。法地也。沈氏形儀禮小疏云。鄒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緹。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緹。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緹。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繡。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緹束帛。此經注用元緹。象陰陽備也。然則元爲陽而繡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緹裳繡維云。繡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繡亦陽也。按考工記。書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爲繡。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繡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繡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繡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爽。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鄒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繡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形謂言非一端。各

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元。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土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端。元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兩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者。士昏禮注云。儷。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說文作麗。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爲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卽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

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

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約昏禮文云。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觀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上某者。婿名也。下某者。婿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淫爲重也穀梁注云公毋喪未再葬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卽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爲有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

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卽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

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

相似如一也〔疏〕

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卽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

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疏〕

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祭。通義云：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稱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襄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

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正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

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

三牲諸侯用羊豕〔疏〕

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爲大

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諱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經輿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棟案左傳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爲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社爲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禮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云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授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王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有社神爲公社故知社是上公非地也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祀社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爲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齒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賈事之故牛角齒栗

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既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芻。取其
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語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句龍。更無配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
示之別。尊卑不共懸絕。故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
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
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配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言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
注。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
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
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鑼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
爲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大社在庫
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云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
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
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
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
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祭稷。以
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
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
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地。示。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常用黝牲也。白虎通又

云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

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据上稱州〔疏〕

注据上稱州○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鄆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

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

夷狄者不一而足〔疏〕

注春秋至人也○穀梁傳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范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即進以與之也繁露觀

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稱人至而足○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當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是闕本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此稱人當繫國仍稱人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

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

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

注据公至朝公○卽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疏云定十四年

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

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

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

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

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襲之不加密

石大夫斲之十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

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繁露王遂云作南門丹楹刻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也左傳

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程程卽楹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稅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楹釋名又云楹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木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楹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采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廟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廟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楹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謂卽祭于廟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禱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禱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而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風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焉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庚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鹽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楹禱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日祭菜變

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爲舅姑既歿。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若受之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禰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與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黜堊。大夫倉。士黈。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黜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魯僖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言桓宮。以惡莊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仇國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爲室。斷其椽而磬之。韋注。椽也。磬。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粗郭之。加以密砥。又云。諸侯郭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斷之。注。不磬。士首之。注。斷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椽。天子斷其材而磬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鄭注。磬。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斷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椽。斷之。郭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椽。斷之。郭之。大夫斷之。士斷木。按何氏所引晉語文。止言椽椽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郭。下作天子之椽。椽而磬之。段注。椽。當依類篇所引作斲。穀梁傳。尙書大傳。晉語。公羊注。皆作斲。可證。稜者。謂斷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斷其首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之事。斲之功。大夫達稜。士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也。○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椽。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營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者。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卽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

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

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

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之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卽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焉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蜉蝣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卽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

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

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疏〕

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汚作汙。校勘記云。按淫泆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汙二字。疏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惡心。後齊人降鄆師。次子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汙貳不調。汙貳疑汙貳之譌。貳與貳通。書洪範二行。貳史記注引鄭注云。封象不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貳。京房作貳。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卽貳也。呂覽正作貳。張參五經文字。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鞠人伎貳。毛傳。貳。變也。爾雅釋言。貳也。孫炎注。貳。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汙變雜也。作貳者。假借字。說文貝部。貳。从人求物也。貳之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爲汙貳。蓋以汙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汙貳爲二。則汙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貳。玉篇。內部。貳。垢。貳也。垢。貳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貳。然與下魯子曰不貳。魯子

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

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日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此說言。鄂本以下同。毛本音誤云。注意。嫌魯

託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疏〕

說文木部。桷。椽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桷。又椽。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

榱齊魯名榱曰榱爾雅釋宮榱謂之榱注屋椽釋名釋宮室云榱確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榱旁下列其然重也易漸或得其榱處注榱椽也方者謂之榱方言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榱詩商頌松榱有榱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鏃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榱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

漢書劉向

傳及魯殿公刻飾宗廟多築壑固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榱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木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禰廟推經譏舍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塗之刻則加雕鏃焉

葬曹莊公〔疏〕

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

宗廟然後成婦禮〔疏〕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為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

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視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迎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請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敍親迎常儀，於此經義未及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淫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爲諱，故曰禮也。而卽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知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爲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僖如逆女，不月，容卽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男之子姑之子相爲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有疑外親不過總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爲贅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載：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婦奠嘉菜。

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增饗婦途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服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禮成。婦禮也。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豈庶婦遂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醢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據禮之正。

秋公至自齊〔疏〕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

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麻八月。無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

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僕。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於麻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

注据夫至言入。○卽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

〔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疏〕

注据夫至不日。即桓三年。齊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

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

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

四義。雞鳴。維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

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疏〕

注僂疾也。齊人語。校期記云。段云。僂即婁。婁即今廢字。訓數亦訓爲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

實之不可僂售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義云。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廢。疾也。廢即婁之俗體。釋言云。婁。疾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將婁驕。釋文。婁。力作反。數也。又。寶之初筮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婁。數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解字非也。僂。當讀爲攖。攖。說文手部。攖。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率也。是攖有率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率曳而入也。不攖者。言不可率曳也。攖。與同聲。故得通用。相率曳。謂之攖。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彡部。連。連也。言部。讓。讓讓也。行步相連。謂之連。言語相連。謂之讓。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攖解。○注約約至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顯。判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嘗

也。按公羊無孟任割臂事。故注以爲約遠陵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爲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爲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李友所以以死奉之。惟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鄙鄙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貴之。○各本雜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成盥漱。櫛筵。筵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雜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蓋木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笄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爲夫人纓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纓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性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緇衣。則首服纓笄。衣當緇衣矣。李氏黼平毛詩補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纓結髮。以笄固髻。纓笄畢。尙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禕。然纓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纓笄而朝。謂纓笄後卽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纓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櫛際。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櫛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迓。漙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卽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蹙之機。高注。招。至也。蹙。機門內之位也。蹙於宮中遊翔。至于蹙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漙送我畿。此不過蹙之謂。然則櫛機之內。卽謂門內也。注意。齊入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諱。明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

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覲，明非大夫亦覲。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

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尋下傳止舉婦贊，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釋恐讀者惑，詰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卽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言棗栗云乎？腰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筭棗栗，又云：受笄，腰脩，曲禮，婦人之贊，棗栗，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覲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贊，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旣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贊無別，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贊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覲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

覲者何，見也。〔疏〕

穀梁傳，覲，見也。說文，人部，價，見也。段注云：價，訓見，卽今之覲字也。釋詁曰：覲，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聘

禮論語鄭注國語章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覲覲行而饋廢矣許書無覲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饋今文作覲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賓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覲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亦謂朝見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爲費也〔疏〕

注不宜至贊也○穀梁傳曰男子之贊羔雁雉屬婦人之贊棗栗棗饋用幣非禮也用者

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贊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公羊所不取

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覲下不使

齎見知非禮也〔疏〕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覲言覲用幣者舉當事於上者失禮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也

然則曷用棗

栗云乎服脩云乎〔注〕服脩者肺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贊見女姑以服脩爲贊見

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服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

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贊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人在人

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

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

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服音同。十行本。服誤服。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股。釋文作段。翟氏中澂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贊云。婦人之贊以棗栗。服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餼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左傳。女贊不過榛栗棗栗。服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贊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禮人之摯。根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贊也。○注。服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云。服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曰服脩。周禮內饗。凡掌共羞。脩服脯也。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服脩。注。服脩。持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膳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鍛脩與脯大同。故以服脩爲脯矣。釋文云。服脯加薑桂。曰脩。其實脯與服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贊。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膳人。凡四獸之脯。腊。臠。胖之事。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

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贊見姑以脰脩爲贊此上行姑字下行女字當據正按昏禮云贊明贊見婦子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筭段脩升進北而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脰脩事也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教纔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脰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問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實言之者或棗栗也可或脰脩也可科取其非必兼用亦通○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稭莊栗取其敬栗按何氏以早詁棗謹敬詁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鄂本自誤口下同○注脰脩至脩正○穀梁傳作鍛脩注鍛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爲脰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贊篇贊者實也實己之誠致己之惻愍也○注凡贊至用雉○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王者蓋所見異也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鳴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贊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贊天子鸞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贊也白虎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此本雉誤雞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贊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禮士相見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瑞贊云大夫以雁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贊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經義

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摯。雁也。是雁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云。摯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相見。摯冬用雉。夏用鴈。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雁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蓋鷓也。鷓乃畜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絜。執雁入奠。執摯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鷓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鷓亦雁之屬也。按。鷓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鷓。非謂用在野之雁。而後人以鷓代之也。○注。羔取至者。○白虎通瑞鷓云。鷓以羔爲鷓。羔者取其羣而不黨。鷓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鷓以爲鷓。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嘶。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鷓以爲鷓。○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瑞鷓云。公侯以下爲鷓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鷓。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劓。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劓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汗。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劓。是義而不害也。擊而不斨。過而不濡。視之如唐。展之如石。狀如石。瑳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鷓是也。○注。鷓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云。鷓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爲鷓。詩大雅江漢云。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注。釀秬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鬯釀。鬯。艸。伏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鬯於天。下鬯於地。無所不鬯。故天子以鬯爲鬯。繁露云。鬯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發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鬯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鬯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鬯而各以事上也。○

注故親至任矣。○繁露云：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若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日者至日也。○毛本泐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云：春秋大夫宗婦，觀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專指大夫為宗子之婦言。○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稷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為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廢父、叔牙、季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爵者之嫡嗣為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齊，則以繼完之世嫡為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為小宗。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廢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諸子，則以其長兄為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禘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而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為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

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祭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爲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爲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注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是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滿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專宗○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以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尊其庶爲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爲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弟之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卽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爲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爲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爲大宗也。其實尊尊之義，嚴於

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尊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為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為士，已為大夫，不敢以尊降者，重適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性祭于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宗，即尊宗不尊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尊宗，故也。胡氏培彖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復言大夫為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

注夫人至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

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

差繆略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疏〕

注以小至大夫。○舊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婁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

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既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莒同義，杜以爲羈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亦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 據羈無氏〔疏〕

注：據羈無氏，〇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既書

羈矣，又無氏，賢也〔疏〕 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卽僖故，據以難也。賢也〔疏〕 貢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貢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僖貢羈，僖公末年尙見相距四

十年，未知一人否。何賢乎曹羈〔注〕 據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 注：據國至辟難，〇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

子不辟外難之義，故據以難。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 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疏〕

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楚夷國也，疆而無義，是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彘笄于商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舉，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請勿自敵也〔注〕 禮：兵敵則戰，不敵則以字並與而同義。〇注：戎師多，〇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

繁露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

子四海之內無客禮皆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已故少則守穀梁傳二十二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宣故羈請君勿自敵以守

爲主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

義也〔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

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

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

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

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

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輕君之危也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也身也者仁人所爲

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利強與君要也。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嬭無肉。曾子去。莒蒸梨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爲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卑。孤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二曰至是也。○卽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卽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謂此戎衆於曹木。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卽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實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謂實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質陳諸侯，僭天子，故爲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爲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語魯語云：上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當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十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區者也。秦伯怒曰：爾宰上之木拱矣。曷知師？百里子與蹇叔子遂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殺之。蹇嚴，吾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直晉國之害，故曰：未有不區者是爲憊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疏〕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爲句，郭音絀，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爲句，郭公另

爲句，與公羊授讀異。此益就經爲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以郭公在赤下。〔疏〕

舊疏云。謂此郭公實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

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

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疏〕

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區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

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段注云。郭。本國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晉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按如以郭公爲郭氏。虛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爲有闕誤矣。○注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云。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曰授爲赤。歸于曹者。辟例也。別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揜也。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姑闕焉。○注不言至出奔。○舊疏云。謂不言郭赤奔曹者。假作微人之文。卽從微者例。寧得錄其奔。正得曹道。赤歸于曹。按穀梁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公羊義疏二十四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

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

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

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注稱字至禮之○孝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孝作字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玉杖餽之饘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耆老授几杖行饘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尙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之臣矣按陳爲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

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

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

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復歸于衛，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則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葬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為辛未朔也。元

史麻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爻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為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職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為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禿可也。注：禿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輕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注〕據日食在天。〔疏〕

注：據日食在天。○舊疏云：謂日食在天上，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

求乎陰之

道也〔注〕求責求也〔疏〕

注求責求也。論語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集解求責也。按禮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

之。或曰爲閭。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

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

抑陰也。或曰爲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先盡。天闔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

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

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威懼天災。應變得

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疏〕

釋文。營社。本亦作祭。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祭。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爲祭。祭之言營也。零祭亦謂水旱壇也。零之

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疏引此傳文。是祭有零義。故讀爲祭。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傳篇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轉

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闕異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辱。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境也。惟殛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憊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辱。上辭劇賸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繫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繫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禴禘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自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羸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繫設綿絲爲繫。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繫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禦之事。皆有繫禮。故鄭注周禮。引此朱絲繫社。釋禱焉。○注或曰至說爾。○舊疏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繫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闕。冥犯社也。○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

是祈禱所爲。故讀相近爲禩。禩讀宗爲祭。然案左傳云。凡大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應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靈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禴祭皆用牲。政說用幣而已。政說以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政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祭也。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孽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樂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矣。○注不言至非禮。○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幣之書。用爲譏其不宜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不辭。故此用爲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僖八年之用。文同而義異也。○注書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牲于社。故爲善辭。若然。旣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禍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禍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卽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

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据一鼓用牲耳〔疏〕

注据一至牲耳。〇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爲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

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

美於君〔疏〕

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禴焉。然非禮典。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〇注不舉至禮也。〇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爲得禮。〇注大水至所爲。〇繁露精華云。難者曰。

大旱等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大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孽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厚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零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饗之。朱絲繫而劫之。〇注雲實至於君。〇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仔。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劬勞出于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

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

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疏〕

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殷實。親親之義。一朝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齊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真鄙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則齊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蘧頗來聘齊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昭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白石經始脫耳。趙氏

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為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濟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毅為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

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

注据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殺於莒上故也。

衆

也。曷爲衆殺之〔注〕据殺三郤名〔疏〕

注据殺三郤名○卽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偏戮之詞。晉殺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

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于曹君者也〔注〕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

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

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

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爲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

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曰妾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變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

有大夫。囚羈之賢而書。并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殺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譏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注。据胡

子髡滅。〔疏〕

注据胡子髡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据彼

爲難。築本釋文髡作髡。下从兀。虛

本同。从几。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爲戰

〔疏〕

注如上至爲戰。○舊疏云。即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

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

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

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据國見侵。出奔

以辟難。爲其嫌。故据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物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

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難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

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

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鄆縣七字。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

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一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日食略同〔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厥爲十月之二日。劉歆同。

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廢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

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

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甯。今莊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即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

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自唐。此公與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又云。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服。特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爲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爲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

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注〕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

注据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

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鄭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上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

通乎

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

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疏〕

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開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可以齊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糴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

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為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糴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

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繫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注〕欲

起其辟內難。〔疏〕惠氏上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爲難。歸伯玉遂行。從近闕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爲得先避之。平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

此年去子殺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

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釐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乘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碯亦力不能討。道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僂執厲公。召上。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自公作亂。欲立子闔。子闔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碯。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闔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烝報。骨肉相殘。亦爲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溫鑿之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非聲相

近何掛禮詛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也。辟是。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

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馬。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以脅

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季子起而

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

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遂慶父而酌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因不忍

見也。〔注〕因緣已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

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

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是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

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是。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尙將與鄰國。豈直免弑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 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据有來歸。〔疏〕

舊疏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泲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泲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

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據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

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

注直來至來也。○卽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

夫人姜氏如齊。被注云。每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與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

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審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審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審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驪許人不喜，皆爲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夫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審。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嘗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審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審父母也。經之歸審，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審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驪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卽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惠氏上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婦人歸審禮與，非禮也。歸審非禮，曷爲詩有歸審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審，歿則否。左傳：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審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審。左氏以爲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審，使卿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卿審兄弟，身不自歸。此妾說也。聞審父母，不聞審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審，父歿母存，則使卿審。其說支離。如歸審得禮，常事不書，曷爲書來以譏之。故曰歸審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惕氏說。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卽本此詩爲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審也。○注唯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審。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審。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審，親殺使卿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驪竹竿，所爲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審。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

族類也。類猶主也。每歲一歸宗。宗主於昆弟之爲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悔懷。懷有不克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

〔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視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疏〕

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口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爲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歸還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廢物也。律棄妻界所齋。此諸侯出夫人禮也。○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

當喪而出者。○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爲喪父。閻氏若璩潛丘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卽曾子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皆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之命。諸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曾子問所記。特因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注無子至廟也。○毛本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妬。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按后夫人無子不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男在。則稱男。男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爲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以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徐遵答劉閏之間。庶子服出適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爲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所後者。若子言者。明其制如親母。出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適

母繼母所後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哀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姑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樂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養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否則審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貞於妻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譏問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醜凶悍寵溺嬖廢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諗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

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

傳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萬慶盟于泚注萬無大夫書萬慶者尊敬培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慶名也莒大

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儀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邾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棧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讓逆闕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魯國君傳曰妻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上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盡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紀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

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

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纒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纒公封

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八佾篇相維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不稱公。故解之也。○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緇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緇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王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緇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緇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連之。三代殷卽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爲王者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爲二王後。故曰有宋存。昔從周也。論語爲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年。○繁露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萬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顯。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爲子。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

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鄂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

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公羊義疏二十一十五

莊二十八年

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据鄭人伐衛不日〔疏〕

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有甲寅月之朔日○注據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在十二月乙卯夫

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据

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

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

通義云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

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服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

暴故舉伐〔疏〕

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爲舉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

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

人語也〔疏〕

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多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

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抉。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段曰。日中必肆。執斧必伐。長言之。與肆爲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閔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轉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顛。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端。爲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蹶口開唇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臆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卽源於此。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法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唇言者。有以蹶口開唇攝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陽侯建。督灼。灼音內言。噉說。又猶箭侯起。灼亦云。內言。噉。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巧以附會之。毛本作噉說。蓋卽書之謾說也。齊人語者。公羊子齊人。就其俗音有長短別之也。

伐者爲主〔注〕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

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故使衛主之也。〔注〕戰序上。言及者爲

主。〔疏〕此舉長言伐者爲客。短言伐者爲主。道春秋通例。春秋戰不言伐。但舉戰執序上。則首兵者可知。此衛序上言及。故知使衛主之也。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苟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

辭。已然則春秋惡齊。所以使衛爲主。而以齊居下也。曷爲使衛主之。〔注〕據宋襄公伐齊宋主齊。〔疏〕注。據宋至主齊。○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

人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雅。爲是襄公征之。是也。衛未

有罪爾〔注〕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疏〕

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

兩鄆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尙在禫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也

敗者稱師衛

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

注據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

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

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

注未得至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連戰則尙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聚而拒

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列爲師按若係衛之邊鄙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齊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傷害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衛之義也○注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史失之沈氏欽韓駁之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卽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

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襄

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舊疏云：欲決上十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會霸者於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疏〕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此與

上十年書荆敗蔡，十六年書荆入鄆，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瑱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殖用兵，三傳不宜無說，疑此傳涉上邾婁而行也。差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與今本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

左氏作鄆，杜云：鄆，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巖，則陸所見本作巖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

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杜以鄆微爲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按史微眉巖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巖，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巖，本又作涓。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爲涓，是古字皆得通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鄆。

公羊作微詩勿土
行枚傳枚微也。

大無麥禾〔疏〕

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齊雜志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天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卽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

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

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

夫人淫泆之所致〔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闕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周禮大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徭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

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經義述聞云旬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一年一月用六日三冬

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必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定旬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深周書羅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為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綏無大荒。有禱而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糴。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豐年為成。次為儉。次為薄。至大荒極凶矣。築邑乃成年之事。而行之於大荒。故春秋諱之也。○注諱使至愈也。○下二十年云凶年不修。修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若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惡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監。毛本推讓惟舊疏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若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嫌推尋此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為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繇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內亂。一年而三築壘。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

差謬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

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為請糴也。○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曰

釋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据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

注當言如也。舊疏云正以如

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通義云。据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言。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帶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是其類也。

以為臧孫辰之私

行也。〔疏〕

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為內諱也。通義云。實為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鄰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李。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為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為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為字之衍。

曷為以臧孫辰之

私行。〔注〕据國事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疏〕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二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高國二十八年。

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賈。大夫自私行糴也。〔疏〕

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周禮遺人職。掌邦之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郡置轉輸。開委府於京師。以備貨物。是也。○

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木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堯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注莊公至糴也○繁露玉英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吾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爲譏若大夫之自爲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讓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已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尚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荐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會調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說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彌參告糴蓋亦記衰周之制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廡作廡

新延廡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疏〕

注舊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

舊止箋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注。舊謂三代故事。○注。繕故曰新。○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也。詩。邶風。新臺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兩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廡不書。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釋名釋言語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修舊不書。此

何以書。〔注〕据新宮災後修不書。〔疏〕

註据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注〕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廡馬廡也。

繁露王道云。新延廡。護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書。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譏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廡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注。延廡馬廡也。○穀梁傳。延廡者。法廡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廡一閑。言法廡者。六閑之舊制也。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廡。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

之所有〔疏〕

注蜚者至蟲也。○毛本蟲作虫。非穀梁注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臭蟲。負蟻也。段注云。臭蟲下有臭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蟻也。蜚然二說。如

虫部錄下之並載三說。春秋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公羊傳曰。紀異。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行志所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於前。而負蟻次之。許意子政說長也。負蟻與蟻。畫然二物。釋蟲曰。蠶。蠶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曰。草蠶。負蟻也。毛傳則云。草蟲。當羊也。當羊即負蟻。鄭箋云。草蟲。鳴則草蠶。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蟻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蟻。即草蟲也。即當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蟻。有鸚。鴛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蠶蟻。郭云。臭蟲。負蟻也。攷本草。經帶蠶。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入食之。一名虛蜚。一名負蟻。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虛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虛蜚與臭蟲爲一物。本草之蜚蠶。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說經者。又未必蜚蠶也。按廣雅釋虫云。蜚。蠶蟻也。又。飛蟻。飛蠶也。即本草之蜚蠶。別錄云。形似蠶。腹下赤。陶注。形亦似蠶。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蘆氣爲真。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蘆。一名虛蜚。一名負蟻。則以蠶蟻之蜚爲春秋之蜚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此蟲氣如廉。蘆故名。廉。圓薄如盤。故名負蟻。今俗人呼之臭蠶。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即此也。○注象夫至之行。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蟻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成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

被宰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同。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雘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望潛于水。樂處于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亦齊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苟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爲災。故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未成。故又爲一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六典。孔子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多變。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蟊。八月螟。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蜮。則知周禮蠲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鵠鶴來巢。則知周禮誓蕪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一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

杜范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也。

○注國滅至如初。○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爲媵亦不書。今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爲夫人。今雖國滅。猶以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此從夫人行者。蓋上四年。伯姬卒。後。紀尙未滅。立叔姬爲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鄆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繫之紀。嫡貴而媵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姊。叔姬升爲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敢並焉。姊不稱歸。又焉能書卒。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蓄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讓也。是春秋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所載。

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莩殺者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又云。總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曰。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法。然必劉賈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實。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亦不以升嫡爲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

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大事。

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琅邪。晉屬城陽。陸氏耀通四書釋故。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爲臣邑。則此防或已爲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鄭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云。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閔罔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距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賈逵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制。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並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可以爲王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
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

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次爲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無師字。或脫字。差繆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

次于鄆與唐石經異。

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者何。紀之遺邑也。〔疏〕

穀梁傳同。杜云。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疏引劉賈。依二傳以爲鄆。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

蓋附庸小國。若鄆。鄆是也。知不然者。齊襄雖暴。猶能禮葬伯姬。紀國已滅。僅餘一鄆。爲之附庸。何必不爲齊襄所容。八年而後。桓公方事招懷。何不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鄆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卽墨不下于燕者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左氏作鄆。按注疏。木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說文邑部。鄆。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也。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卽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猶齊語紀鄆。謂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鄆在東海贛榆。是也。

莊三十年之郭卽此杜分爲兩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郭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鄭賈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

取之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

〔疏〕

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有武功又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郭城獨存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郭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郭閔郭而其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醜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自爲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疏〕

包氏儀言云經

齊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八月止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間八月也。劉歆以爲八月朔。推歷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爲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爲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閏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爲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爲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禮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僉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疏〕

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戊辰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狄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

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而齊魯界爲齊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

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鄆、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卽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卽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卽莊二十八年所築鄆，公羊作微，清亭卽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卽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樂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有魯濟，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

杜云：山戎卽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

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蓋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卽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据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

注据下至戎捷○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

貶〔疏〕

漢後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

曷爲貶〔注〕据齊侯伐北戎不貶〔疏〕

注据齊至不貶○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

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

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

之甚痛〔疏〕

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勸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躁迫也按蹙當本作威何訓爲痛也是傷威之意考工記

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威也可證鄭本作威又按說文有威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威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爲疾與何別非也古威蹙同音詩小明云芣其歸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獲救心之憂矣自貽伊威是威蹙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威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冲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其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亦出於彼又免爰蹙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齊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齊叢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蹙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間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爲說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漢箋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逼道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蹙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者誤也免爰釋文云木亦作燥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躁說文作趨疾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蹙注已猶甚也〔注〕蹙痛至其痛○蹙當依武億說作威釋文正作威也論語八佾篇喪與其易也甯戚禮記檀弓慍斯戚皆痛傷之義道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免爰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威七感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

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賊者，正字也。作暨作暨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賁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徵殊，義皆相因。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暨矣。操與躁並見字，其正字當作剽。說文刀部剽絕也。周書曰：天用剽絕其命。然則剽之爲已暨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剽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道殺之，若操爲撲持，操爲撲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据得捷也。〔疏〕

注据得捷也。〔下三十一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疏〕時桓公力但可驅逐

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

進，故錄之。〔疏〕

舊疏云：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倍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

○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言山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明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除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水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章注：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剽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剽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遂

四、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民，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